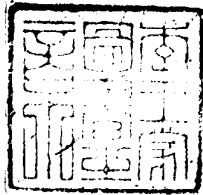


# 闡義昭鑑

部	史	部
類	雜	史
類	類	類
番号	2-299	
冊數	3-1	

?
3-1

部	
類	
番類	
冊數	
備考	



中書劄記

上言曰省御等司之劄

噫予之豎年蓄

于心者已詢察

手書



修德而今臨見

義昭鑑從今以

後庶有奉

慈聖之顏拜

藏書  
史部  
劄記  
卷一  
頁一

皇兄之而而况於  
今日一倍此心  
矣噫麻御等况  
誠何以為此深  
嘉其忠焉

手書

二

御製

諭纂修諸臣

噫諸逆之罔測語逼於予者

蒼穹昭昭

陟降下臨

皇兄俯燭其雖痛心何累於予而但語  
逼

御製諭纂修諸臣

一

東朝者為人子者痛隕欲溘然無知其  
貽累於

皇兄至孝至友之德者為子弟者其當  
張目而辨此二事當自輯成何待諸  
臣而思之及此心隕嗚咽條列大略  
于左以付纂修之臣焉噫我

皇兄之至孝七歲事



聖后夙宵不離

聖后於故判書閔鎮厚兄弟入侍也至  
有世子事我愈於所生之

教及至壬午以此

至孝事

慈聖

慈聖之至愛

御製諭纂修諸臣

二

皇兄之至孝和氣藹然於禁中左右侍  
人莫不欽誦此正人無間言者而噫  
嘻痛矣逆鏡以射日之心教文中敢  
以陰慘罔測行盃等說釀成戊申之  
逆亂此已亘古所無之大逆而至夫  
今番逆賊致雲蟹醬之招尤為心寒  
骨冷有不忍聞噫嘻痛矣此非逆鏡

教文之比茲事漠無所知故正法致  
雲後涕泣入奏我

慈聖而聞

慈聖下教乃知其時

皇兄所進御者非

東朝所送乃

御廚供進者也我

御製諭纂修諸臣

三

皇兄禮陟在於越五日而以無識侍人  
過進之說梟獍之輩故諱事實變幻  
做作語逼不敢言之地天海倡之於  
前致雲結之於後非今番何以知此  
噫非徒予心之痛迫我

皇兄亦必悚憾于冥冥今不洞言其何  
謂為人子之道為人弟之道乎噫我

皇兄豈徒事我

兩聖后至孝也

繼述之孝度越百王噫庚子以前不逞  
之徒以小人之腹度

聖人之心敢曰自有其時庚子以後我  
皇兄繼述

先王之志事於政於令一無更焉至哉

御製諭纂修諸臣

四

大哉而初年歲抄付籤非

皇兄之有意

昔年亦有是事而其時有爭執之事故  
敢因逆儉欲得亟停勿煩之

教此在儉貞交結之前故其計莫售此  
正孔聖所謂履霜堅冰至而是即予  
親聽逆儉之言者也此輩不耐梟獍

之心陰結儉貞先除尹志述意以我  
皇兄至仁盛德決不為此此正若  
嘉靖皇帝非皇兄之意之教也計不能  
售而  
仙馭上賓以梟獍無所不至之心陰翳  
我

皇兄繼述之大孝敢怨我

御製諭纂修諸臣

五

慈聖諺教定策之事做作罔測之說傳  
之又傳致雲吐其不道之說鐘露其  
不道之心可勝痛哉可勝痛哉呼寫  
及此心焉欲墜此二條卅載欲諭不  
忍者諸臣欲為予而痛辨予若徒守  
不忍之心不論於纂修工訖之前其  
將何顏三朝我

慈聖亦將何面歸拜我  
皇兄今者此諭略而盡矣咨纂修之臣  
其潤成焉

輔國崇祿大夫行知中樞府事兼  
吏曹判書知春秋館事臣申晚奉  
教書

綸音

噫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為人子弟勿  
論王公匹庶於不忍言者人雖言之  
其不忍聞予豈忍形諸言登諸教而  
下纂廳之諭專由痛心而然矣不然  
非今纂輯之意也昨聞都提調所奏  
此諭編於卷首云迄今以往義理將

綸音

闡集心可載而此後則體段尤嚴可  
謂金石之案凡事自有規模又有本  
末所謂規模者不可因此而枝蔓今  
者編錄只舉前後正法者所謂本末  
者諸逆結案既布朝紙闡義理其本  
載其事其末也渠雖陰慘自連王章  
今年正法者應坐者其幾百人是豈

予所樂為者哉此冊頒布之後或有  
不逞者猶不大覺被其誑誤者亦不  
感悟則是尤亘古所無之亂逆也隨  
現按法自有邦刑而其若覽此鑑抉  
摘字句探索於他以為此人名入此  
編不可不同律此人應入而不入其  
宜追律紛然葛藤陷人坑坎則此因

綸音

二

此鑑將起殺戮是豈予之意是豈予  
之意何以言之以臺臣笏記世載之  
後幾將一大紛紜笏記猶然况金石  
之案乎夜分乃入思之及此寢不能  
寐此豈過哉一人追律隨法幾人應  
坐亦幾人噫白首暮年集穽不熄一  
年之內臨帳殿殆近十之八九而欲

闡義理又啓殺戮則荆棘之開猶慎  
况加於此者乎此後憑此提往事而  
惹鬧者此非為國也乃挾雜也挾雜  
者何前日所惡者即挾雜也前日不  
惡者亦挾雜也私勝公非挾雜而何  
漏鼓不撤命政院藥院入侍使持編  
同入耿耿待朝呼寫綸音名此編曰

綸音

三

闡義昭鑑添刪以下何謂添刪闡義  
理莫重處當添不緊語不緊名當刪  
咨纂修堂即體此苦心體此苦心而  
吁嗟大小臣工亦體此諭一公自勵  
莫犯邦憲

嘉善大夫行龍驤衛副司直臣南有容奉

教書



進闡義昭鑑劄子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府事臣金在

魯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

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

事世子師臣李天輔等伏以臣等猥承闡


義昭鑑纂輯之

命始焉大憾中焉大懼終焉又不勝聚首而

相忤也臣蓋等事

殿下幾年不能昭伸義理式遏凶圖致令亂逆

前唱後唱接迹而起是固臣等之罪所以

 闡義昭鑑進劄

憾也今因憲臣陳劄幸值闡明之會而識

短文拙恐未能磅礴源頭垂示後世所以

懼也雖然表揚

三聖之盛德扶樹萬世之綱常使亂臣賊子無

所遁其情而天經民彝曉然於一世耳目

則亦豈非臣等之所同忤者耶嗚呼三百

年

宗社之得有今日是誰之力也我

東朝以姒妣之德奉

寧考遺旨

翼佑我

殿下我

景廟出天之

孝因心之

友保護我

殿下而我

殿下孝悌

至行貫徹神明

歷艱險而彌光

履危疑而益彰克體



闡義昭鑑進劄

二



兩聖付畀之重孟子曰聖人倫之至惟我

三聖之謂也環東土含生之屬夫孰不欽頌感

泣而惟彼一種凶孽自辛壬以來百端誣

讒靡所不至

大統授受之正可以建天地昭日月而敢隳

其掩翳之計凶壯逆腸密傳潛通雖以我

殿下三十年

涵貳之深覆育之廣猶不能化梟獍之性逮

夫前春之變而愈往而愈熾惟

天惟

祖宗默啓

聖衷廓輝

乾斷懲討亟行

慶分大定明天理於既晦破賊膽於方來而猶以為未盡至有纂書之

命或者曰自古亂逆之起惟誅之亟之而已安用書為哉臣等答曰未也夫所謂誅亟者不過舉

國家之常典而洩神人之同憤耳若其醞釀之久根蒂之固非一朝一夕之故苟無是



闡義昭鑑進劄

三



書則竊恐千百代之下時移事往聞見寢遠將何以按真案驗實迹而觀鬼域之情狀也哉况其凶言之所譁張非但誣我殿下至於上逼

兩聖則

殿下又豈可以事關

聖躬而不為

兩聖辨之乎於是乎

殿下不得以不忍言而不言臣等不敢以不忍書而不書

殿下流涕而言之臣等沫血而書之實出於痛  
之切憂之遠而庶幾乎正入紀杜禍亂未  
必不賴於是書則書烏可已乎嗚呼其亦  
悲且苦矣臣等受

命以來夙夜奔走歷考鞫案及政院日記撮  
其大者或存或削一聽

睿裁立綱分目繫以斷論而元惡巨魁正法  
者外略而不錄蓋使霜雪之

威雨露之

澤並行於其間也世之讀是書者其有不厭



闡義昭鑑進劄

四



敵憤惋扼腕而裂眦則非仁人義士也其  
有不銜

息佩德而恍然感悟惕然懲創則是無臣節  
也無入心也無入心亂也無臣節逆也在  
橫目之列而均得天畀之衷者寧有是哉  
寧有是哉設局五朔始訖役書凡四編臣  
等謹拜手稽首封

進焉取進止

手書批答見上

進聞義昭鑑箋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府事臣金在

魯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

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

事世子師臣李天輔大匡輔國崇祿大夫

議政府右議政兼領經筵事監春秋館

事豐恩君臣趙載浩等誠惶誠恐稽首稽

首

上言竊以君臣之分寔出於秉彝義理之明

貴在於溯本千代作鑑一編訖工洪惟



聞義昭鑑進箋

一



建儲

代理之正大光明寔由

聖母

景廟之

盛德

至友

三宗之血脉是托孰敢異議於其間丁酉之節

目尚存抑亦近例之當據攀

綸札而苟不下淚必非志士忠臣質鬼神而

可以無疑舉仰

宏圖大慮

慈化丕冒猗歟

國措於泰磐

聖心至公允矣

事光於簡冊矧茲

大策之亟決蓋追

寧考之

遺音燕翼

貽謨是知漢家之制自有螽羽無望固宜殷

及之禮式遵豈意



闡義昭鑑進箋

二



鴻籙之方開迺有集種之傍肆自

先朝而失志怨

上寔繁其徒蓄異心而畫地指天圖危

國本興言及此痛骨如何考輝倡禍於劄章

轉為妖儉之釀亂鏡夢肆逆於疏教仍有

賊虎之逞凶誣逼敢犯於

儲宮餘何足說怨懟至及於

慈極所不忍言禍機滋深

宗祊凜如髮之勢密網潛布忠良罹駢首之寃

惟世變幾乎滔天敘入紀將以墜地始也

秘諱

聖疾恣行蔽聰之奸終焉鼓煽凶誣至作稱兵  
之逆

輦路肆悖亂之說誰教汝耶訊

庭靈譎張之形盖有王者第緣懲討之不早  
以致根株之未除雖

天心至仁前後涵貳之既久而豺牙密厲表  
裏醞釀之轉深麟熊亮晟之膏血纔乾雲  
錐徵緝之腸肚愈結一種叵測之狀前牒  
所無萬古窮凶之情後出尤惜從來亂賊

闡義昭鑑進箋

三

之起滅不過鬼燐於一時至若此輩之糾  
連便成兇窟於卅載隄防已峻固知名義  
之莫嚴歲月寢移或恐懲創之稍弛因臺  
劄而設局奉

聖裁而分編起自辛丑中秋痛陳大義之頭腦  
終以是歲七月快關一世之昏蒙筆法昭  
垂禱祝之實跡自見虹沴消廓

日月之全體愈光鑄神鼎而魑魅莫逃定鐵案  
而刑政畢舉遵要領必提之例惟渠魁之  
悉書體脅從罔治之

仁在枝葉則并略于以辨

聖誣而樹

國紀于以明天理而正人心奚但詔牘當今

蓋為傳示來後恭惟

至行純德英謨毅烈章義弘倫光仁敦禧主上殿下

受天全付

撫運方亨

躬孝悌而為出治之源

仁心仁聞之自洽

秉神武而



闡義昭鑑建業

四



行好生之德天命天討之各當

歷險履艱而

純行彌著

動心忍性而

睿智益專卓然

聖學之功大哉人倫之至肆因闡義之策特

降宣諭之文明

長樂保翼之慈

形容斯盡彰

懿陵孝友之實



陟降於昭拔本塞源凶徒之窩實已破懲前毖後皇王之典則永垂誦

奎製而孰不隕心播

王言而咸俾歸極伏念臣等俱以鹵劣濫叨編

摩惟

二聖大德之光既仰

宸翰之昭揭顧

我后至行之懿敢曰蕪辭之克揚綱舉目張所謹者春秋名分之正金銷石泐不泯者忠逆是非之真短劄告成粗陳闡明之大旨



闡義昭鑑進箋

五



寶墨頒

批曷副獎勵之

聖心獻

御之辰感惶未已所撰闡義昭鑑四編謹隨箋以

聞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在魯等誠惶誠恐

稽首稽首謹言

乾隆二十年十一月 日大臣輔國崇祿

大夫領中樞府事臣金在魯等謹上箋

闡義昭鑑凡例

- 一 今茲昭鑑之纂修寔出於揄揚
- 三 聖之至仁盛德闡明 建儲 代理之義理
- 昭示於天下後世者也以前後 筵教及
- 政院日記所載撮要而謹書之
- 一 疏啓 筵奏鞫案之去取存刪一稟 聖
- 裁而 御筆書下者及 聖教呼寫處則
- 懸註於下
- 一 事實記載之外逐段立論以著闡義懲亂
- 之法



闡義昭鑑凡例

一



- 一 義理大關頭處別為立綱特書月日干支
- 以存謹嚴之體
- 一 前後凶逆之根柢脉絡一一昭載而伏法
- 者外因 聖教並不書
- 一 戊申凶逆既有勘亂錄因 聖教只立總
- 論庚戌戊辰諸逆取其事關辨破者略書
- 梗槩此書纂輯由於今年逆變故今年諸
- 逆則備錄顛末
- 一 凡斷論於記事下低一字書以別之

閩義昭鑑卷之一

辛丑

景宗大王元年八月朔戊寅 上承 慈教

命冊立 王世弟時 聖候違豫望絕斯男之

慶 儲位未建朝野深憂而大臣諸臣未及

陳請正言李廷燭上疏言豫建儲位國家之

大本宗社之至計今我 主上殿下受 皇

天付畀之重承 先王艱大之托 春秋鼎

盛尚無繼嗣不徒中外臣民恤恤然隱憂永

歎竊伏想我 慈聖巨創哀疚之中必以此

閩義昭鑑卷一

益加憂念而我 先王在天之靈亦必眷顧

而悶鬱矣况我 祖宗曾有已行之典豈非

今日之所當遵奉者乎方今國勢岌岌衆人心

渙散尤宜念 國家之大本為 宗社之至

計而在大臣之列者尚無建白臣竊慨然也

伏願 殿下亟以此上稟 慈聖下議大臣

以定 社稷之大策以繫億兆之顛望 上

即下 批命議大臣稟慶領議政金昌集判

中樞府事趙泰采左議政李健命戶曹判書

閔鎮遠工曹判書李觀命兵曹判書李晚成

刑曹判書李宜顯右叅贊任陞判尹李弘述  
大司憲洪啓迪大司諫洪錫輔等請對入侍  
昌集曰今國勢孤危人心波蕩而 聖上春  
秋鼎盛尚無 儲嗣 宗社之憂莫大於此  
而事體重大至今躡嚙臺言至當孰敢有他  
意乎泰采曰自古人君若無螽斯之慶則自  
下請建者有之宋仁宗春秋不至晚晚而諫  
臣范鎮累疏請之大臣又彥博等力贊定策  
請亟 賜慶分健命曰 建儲有國重事早  
定然後人心可係不宜一刻遲緩故不計深



闡義昭鑑卷一

二



夜相率仰請深加 聖恩早定大計幸甚諸  
臣亦相繼陳請 上即從之大臣諸臣齊聲  
賀曰此 宗社無疆之福也昌集仍請仰稟  
慈旨 上許之諸臣退坐閣外以俟 上復命  
入侍授以一封書昌集進受而奉拆則封內  
有二紙一則書 嘗守潛邸時爵號 延祔  
君三字一則 慈殿諺教也昌集又曰此  
宗社無疆之福也史官翻書 諺教若曰  
孝宗大王血脉 先大王骨肉只有 主上與  
延祔君而已有何他意乎予意之如此下教于

大臣宜矣諸臣皆涕泣曰承此下教不勝  
悲感健命請令承旨以傳旨書出承旨趙  
榮福將書顧大臣曰以何彌書之乎健命請  
先以儲嗣書之上曰唯榮福乃書傳  
旨以延初君為儲嗣仍請牌招禮堂舉行  
節目禮曹啓定宗大王封太宗大王為  
世子豈以帝王家以繼序為重倫次反輕而  
然耶抑其時太祖大王方在上王之位  
至尊所壓無嫌於世子之稱而然耶今日事  
勢與此稍異亦難引以為例自古歷代人君

關義昭鑑卷一

三

立弟為後皆封為太弟今此名彌以世弟  
為定則名義禮節似皆允合而事體至重且  
大臣曹不敢擅便請議大臣稟處傳曰允  
遂收大臣議定為王世弟

嗚呼豫建儲位所以重宗廟社稷固國家  
之本而係神人之望也辛丑建儲正大  
光明求諸往牒而罕覩垂諸百代而有辭  
惟我東朝以姪奴之至仁為三宗血  
脉體聖考遺旨而慈教懇惻感泣臣  
隣惟我景廟以堯舜之至公為宗社

奉 慈教而親決大策寔追及王之嚴法  
惟我 殿下以 明陵之子 懿陵之弟  
為 宗社感 慈教而受命 景廟克紹  
三宗之丕業夫感 東朝之教孝也承  
景廟之命悌也我 殿下孝悌之行萬民戴  
焉惟我 三聖之疊疊盛德思以揄揚於  
天下後世在廷諸臣之血忱也詩曰成王  
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又曰  
則友其兄則篤其慶凡厥臣民詠歎周雅  
孰不欽頌我 殿下孝悌之行之至德之

闡義昭鑑卷一

四

純也嗚呼休哉

王世弟上疏辭位 答以豫建儲嗣所以重  
宗社也噫嘻予以不穀已過立年尚無嗣續又  
有奇疾言念國事無計可施茲以仰稟

慈聖俯從羣下之請委以儲貳之重小心翼翼  
勤勤孜孜以副國人之顛望仍 遣承旨傳

諭 王世弟再上疏辭○柳鳳輝直司上凶疏

斥 建儲事大臣三司請鞫鳳輝趙泰考右議

劄救之鳳輝疏言臣伏聞正言李廷燾請

建儲 聖批以議大臣稟處為 答臣聞來

不勝其驚惶憂惑矣翌朝始聞大臣與諸宰  
入對以亟從臺言為請仍請仰稟 慈聖得  
手筆下教退留閣門及其更對 處分已定云  
有國 建儲何等重大而猝遽忙急略無顧  
念國體底意臣未知此何舉措也惟我

殿下再聘 中壺今董數年嘗藥憂遑仍居諒  
閣之中嗣續有無姑無可論 殿下寶筭方  
盛 中壺年纔踰笄日後螽斯之慶舉國臣  
民之所顙望或者 兩宮有疾妨於誕育則  
在保護之地者固當竭誠醫治靡不用極而

未聞有念及於此者乃於 即阼之元年猝  
然為此舉此其故何哉始使廷燭草草疏請  
有若嘗試者然及得稟處二字之 教乃於  
更鼓已深之後登對力請必準乃已至若事  
之不可不仰稟 慈聖者則亦當以稟定之  
意仰達而既請入稟旋請出宣再請之啓至  
謂不可淹延便同使令殆近催督此真可謂  
無人臣禮者耳曾在戊辰 殿下之誕生也  
仁顯王后久無嗣續伊時立嗣非不急矣而前  
席 下詢之際諸臣以姑觀數年 正宮無

斯男之慶而王子年長則有司自當建請  
為言當日臣子夫豈有他意哉蓋所謂重  
國本尊國體也入臣事君之道自當如此而今  
則忙忙急急有若不容蹉過時刻者然使莫  
重莫大之舉終至於草率之歸國體反輕殆  
不成操人心疑惑久而靡定臣誠莫曉其何  
以至此也臣忽聞朝家舉措之非常雖其  
成命已下無容更議大臣及入對諸臣愚弄  
迫脅之罪不可不明正伏願聖明繼自今  
凡於事為之間必斷自宸衷而行之毋使

闡義昭鑑卷一

六

威福下移仍定大臣以下罪犯以謝國人  
傳曰噫先大王以日月之明深慮予之無  
嗣矣到今予之疾恙添加無期斯男敬承  
付托之重晝夜憂懼不遑寧處百爾思惟之  
極日昨臺疏無非為宗社定國本正合  
先大王盛慮及予之憂歎之志仰稟慈聖則  
曰孝宗大王血脉先大王骨肉只有予  
與延初君不出乎此也慈教至切不覺涕  
泗噫予有一分嗣續之望則有何此教既定  
儲嗣實是宗社無疆之福抑亦予之所大



望也柳鳳輝之疏出於千萬慮之外而語涉狂妄此何人斯何如是乎不可置之卿等論以啓達領左相率三司啓柳鳳輝之疏敢以國家大計歸之草率之科而搆捏臣等驅之罔測之地臣等驚惶震怖只當泥首俟罪而區區私義有不足恤乃敢相率入來以俟 慶分矣伏承 聖批十行綸音罔非出於焉 宗社憂 國本之至意懇惻悲切不但有以泣鬼神者臣等聚首莊誦不覺涕泗之汎瀾也噫 大殿嗣續之憂不但 殿下

闡義昭鑑卷一

七

憂之今奉 聖旨 先王之所深慮 慈聖之所 下教則臺疏之建請諸臣之協贊亦云晚矣有何忙急之失而鳳輝之說蓋出於聲罪諸臣網打朝著之計信如斯言臣等之罪不可勝誅以人主之尊為羣下所愚弄迫脅則果如何也 名位已定神人有托而若曰愚弄迫脅成此大計則惟我 春邱之心其將安乎否乎 成命一下萬姓延頸舉國舍生莫不歡欣慶喜行見 寶曆無疆之休彼鳳輝抑何心腸獨自驚惶憂惑內懷不滿

顯有搖動 國本之意若不嚴加懲討則亂  
臣賊子必將接跡而起請柳鳳輝設鞫嚴問  
以正 王法 答曰依啓其後改 命遠竄  
大臣宰臣三司政院宗臣以至館學儒生連  
進啓疏請鞫問累月爭執泰考劄言即因司  
直柳鳳輝疏陳至有設鞫之舉何至於是耶  
其心出於為國之赤忱斷斷無他故相臣李  
敬輿當 孝廟承儲之日力主守經之論其  
時雖被竄逐而 孝廟即阼首先登庸戊辰  
諸臣無非體國盡忠之人而何嘗以一時爭

關義昭鑑卷一

八

論有所鞫問乎設令其所言雖甚狂妄為國  
盡忠遽 命鞫治豈不大有傷於 聖朝容  
諫之道乎導入主而撲殺言者恐非 聖世  
之美事伏願 聖明亟加三思特收 成命  
先是庚子 國恤時吊勅來而勅書辭語別  
致優待之意勅書有致祭照例外遣大臣二  
員馳驛往慰遠表章於 朝鮮  
國三子侄  
論等語使言受皇旨請與 世子並弟子  
侄相見廟議拒塞不從而泰考時在畿鄉上  
疏言北使知會文字其意不可測上國吊列  
國之君而並及弟侄之為陪臣者古無是焉

上國行之為失禮陪臣受之為冒嫌今日

王子諸宗豈敢安於此哉 王子即指今

上殿下而冒嫌二字陰險憺慝語意非常至是

又力救鳳輝獎逆為忠其心所在人誰不知

乎

惟我 景廟批教中有曰已過立年尚無

嗣續又有奇疾且 教曰 先大王以

日月之明深慮予之無嗣到今予之疾恙添

加無期斯男已上 教中語 批 此諸臣之所以深

憂隱慮必以早定 儲嗣為請者而

聞義昭鑑卷一

九

三宗血脉只有 景廟與 殿下耳 景廟

上承 慈聖之教冊 殿下為世弟則其

義理之正大 授受之光明直可謂建天

地而不恃質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

而不惑者而 國本鞏固 宗社奠安大

慶方新人心胥悅惟彼鳳輝獨上凶疏自

首至尾了無一句稱慶之語憤氣溢於言

表有若懟筆彈人而其曰無人臣禮草率

不成樣人心疑惑等語可見其將心所發

天下萬古安有絕恃窮凶如此賊者乎夫

天下萬古之所未有鳳輝亦豈不知而猶  
敢為此者是由失其所圖而內懷恚恨之  
心遂乃諱 聖侯之違豫而外托於顛望  
螽斯之說謂此可以匿己之情而眩人之  
聽也夫何謂失其所圖也其時 儲位不  
歸 殿下而何歸而渠乃為此疏則其有  
異心已彰露矣且以戊庚諸賊之欲推戴  
坦與垓圻戊辰縲絏之欲推戴增壘觀之  
則鳳輝之同一腸肚尤灼然矣而 儲位  
既定則是為失其所圖也然則鳳輝之意

闡義昭鑑卷一

十

不在於 三宗之血脉渠亦世祿之人亦  
肅廟之臣子何故而其心之凶至於此耶噫  
嘻鳳輝以尚運之子見擯於正議久懷猜  
嫉忿恨之意且自 聖考之世如鳳輝之  
類多不得志居常怏怏怨 國遂與己已  
遺孽相合必欲斥逐舊臣變改 聖考之  
政而 景廟繼照遵述 聖考之政鳳輝  
之類又不得逞其宵臆其所日夜圖望惟  
在 景廟後嗣歸於渠輩意中之宗戚而  
深恨其又歸於 聖考之子 景廟之弟

輝䟽骨子正在於此則是不但為 殿下  
之逆臣實為 肅廟 景廟之逆臣也至  
於泰考䟽劄前既包藏凶心後又與輝同  
情而所引乙酉相臣李敬輿之事全不觀  
着豈可比而同之哉考輝䟽劄寔同出於  
患得患失無所不至之心而皆以諱 聖  
侯之違豫為主意故諸賊莫不因襲遂以  
劄請 代理之臣為逆嗚呼可勝痛哉可  
勝痛哉

○王世弟䟽曰伏以臣區區難冒之狀罄



竭無餘 聖慈必惻然矜允而伏承下 批  
辭意隆重又不如臣之所圖尤不勝其抑塞  
悶蹙之至臣之不才叨冒是位早晚償敗已  
為自料而昨得見柳鳳輝之䟽語極危險臣  
之毛骨俱竦心膽如墜此又臣難冒之一端  
雖微官末職既有人言則其在自靖之道決  
不當躡仍况儲副之位是誠邦國之重本而  
不顧言議之峻發怵於 嚴命冒沒承當則  
臣之一身羞恥固不足恤而其於 國家何  
千思萬量斷無承 命之勢不得不敢陳危

苦之狀五日之內四章煩瀆 宸聽臣罪萬  
殞猶輕矣伏願 聖明上念 宗社之重俯  
察臣艱艱之情以其諸衛之屬亟 命罷歸  
仍收 成命使臣以守其分則生當 聖世  
之臣死亦瞑目而歸臣無任惶恐涕泣席藁  
俟罪之至 答以國家莫重大事既已完定  
而明其析鳳輝之罪狀則狂妄之說有何介  
懷如此之時如此之人何代無之少無不安  
之端上以慰 宗社下副國人之顛望更勿  
控辭亟斷來章以安予心衛屬亦以如儀焉

關義昭鑑卷一

十二

○三司啓 國本大定神人胥悅自非與鳳  
輝同一逆肝賊膽者則孰敢有貳議於已定  
之大策孰忍有他意於莫大之邦慶而右議  
政趙泰者罔念沐浴請討之義徒懷容護私  
黨之計投進一劄旨意叵測誣引乙酉之事  
欺罔 聖聰左袒凶逆噫嘻可勝痛哉蓋乙  
酉事則 聖祖所詢實在於一儲位未建之  
時而大臣所達亦在於 名號未定之前今  
此所引不但誣當日大臣亦所以誣 聖祖  
也槩其譬引專出於眩惑疑亂之計至以為

國血忱為國盡忠等語獎誦凶賊有若忠言  
讜論者然此則不但護逆而已人心之陷溺  
義理之晦塞胡至於此極也今日 國家莫  
重莫大之舉孰有急於 建儲一事而乃以  
動搖 國本之賊必謂之忠於 殿下寧有  
動搖 國本而獨忠於 殿下者乎蓋泰者  
前冬疏辭中冒嫌二字已極非常而今又營  
救凶賊自不覺其肝肺之盡露當此人心危  
疑懲討方嚴之日凡所挺身而為亂賊地者  
不可不明正其罪請右議政趙泰者為先削



蘭義昭鑑卷一

十三



奪官爵門外黜送○十月

朔戊午

丁卯

上降

備忘命

王世弟聽政旋寢之自

建儲以

後 宗社有托

國本大定而時

聖候彌

留中外憂慮執義趙聖復疏言伏念臣嘗閱  
政院日記曾在 先朝丁丑年間廷臣有以  
引對臣隣之際令 殿下傍侍叅聞教習國  
事之意上章陳請者輒蒙嘉納之 批臣竊  
謂為此言者誠得訓迪 儲君之美法也

殿下倘於臣僚引接之時政令裁決之間輒引  
世弟侍側叅聽一以為講確可否之道一以為

隨事訓習之方則其必明練於庶務有補於  
國事矣伏願 殿下深留 聖意仰稟 慈  
旨而進退焉 批以所陳好矣可不留意仍  
下 備忘曰予有奇疾十餘年之來差復無  
期乃 先朝之軫念酬應萬機誠難矣往在  
丁酉有聽政之 命則 靜攝中為其調便  
耳至於予躬他不暇顧及自登極以來夙夜  
憂懼近日症勢尤為沈痼酬應亦難政事多  
滯言念國事心懷深增今世弟年壯英明若  
使聽政則國事可有依托予得安意調便大



小國事令世弟裁斷焉是夜因左叅贊崔錫  
恒及入直承旨王堂求對請寢還收 備忘  
嗚呼惟我 景廟至孝至友之德凡厥臣  
民豈不思所以揄揚也哉夫出天之孝因  
心之友三代聖后之令德懿行而我  
景廟孝友度越百王以至孝事我 慈聖以  
至友保我 殿下八域洋洋贊頌我  
三聖則揚我 景廟孝友之德所以揚我  
東朝至慈之德亦所以揚我 聖上至孝至  
悌之德也噫 建儲 代理之舉惟我



景廟深念 國家大計奉 慈旨而屢降懇  
惻之 教在廷羣僚孰不感動者輝鏡良  
諸逆跳踉前後必欲逞凶而朝廷無韓杜  
之臣變恠百出 宗社之危凜乎一髮微  
我 景廟之盛德至善諸逆之凶謀陰計  
何所不至詩云於戲前三不忘此臣民不  
敢忘我 景廟之盛德至善者也

韓世良 副司 疏言伏見 備忘有大小國事

並令 世弟裁斷之 教臣讀未至半不覺  
心膽如墜淨淚無從伏惟 王世弟仁孝夙

闡義昭鑑卷一

十五

著 位號已定 國本永固繼序有時何

殿下汲汲然遽有此非常之 教也驚憂且惑

莫知其由繼伏見趙聖復疏有曰政務裁決

之間輒引 世弟參聽商確可否噫嘻痛矣

天無二日地無二王北面 殿下之庭者何

敢以此等語言萌於心發於口哉雖無直請

使 世弟臨朝之語而其曰輒引參聽商確

可不者非請臨朝而何為人臣子而敢懷陰

移 天位之計顧其罪安得一日容息於覆

載之間哉向於 儲位請建時似猶 恭靖

大王時事云者蓋引以弟為儲之意而其末後一事猶未免國人之疑惑豈意聖復踵有此嘗試之疏也此而若不夫正邦刑則非但世弟之心無以慰安大義滅而綱常斲亂臣賊子其將接跡而起矣豈不大可懼哉都承旨洪啓迪啓副司果韓世良呈一疏見其措語蓋亦請討聖復之語而或曰天無二日地無二王或曰雖無直請使世弟臨朝之語而其曰輒引參聽商確可否者非請臨朝而何或曰為人臣子而敢懷陰移天位



闡義昭鑑卷一

十六



之計或曰向於儲位請建時似指恭靖大王時事云者蓋引以弟為儲之意末後一事猶不免國人之疑惑云天無二日之云接說者何陰移天位之說指意安在此等句語俱極凶悖至於末後一事不免國人疑惑等說看來尤不覺毛骨俱竦所謂末後一事者果指何事所謂國人疑惑者果有何說妄懷危疑之心而自不覺其語意之推逼不敢言之地噫為人臣子其何敢以此等語萌於心發於口哉臣實痛之不容循例捧入區

區所懷惶恐敢啓兩司啓請世良絕島圍籬  
安置後又請拿鞫嚴問 命時原任大臣三  
司二品以上來會賓廳下 備忘記諭以病  
患漸加酬應煩多水刺倍前厭進早定儲位  
實欲代理以此稟于 慈聖仍 命一依再  
昨 備忘舉行大臣及二品以上三司詣閣  
請對者再口啓者再 上不許 命書入所  
懷 王世弟疏曰伏以臣蔑學庸姿猥蒙  
成命冒叨是位夙夜憂懼若隕淵谷矣乃於  
日昨千萬意外遽下臣子所不忍聞之 教

臣驚惶罔措將欲漉血陳章之際 聖鑑回  
悟即賜 反汗伏不勝其欣幸頌祝而餘悸  
未定之中又伏見下賓廳之 教臣心膽俱  
戰寧欲溘然而不可得也噫今日與丁酉時  
事大有所不同者 殿下春秋鼎盛正當勵  
精圖治之日雖有欠 安之節神明所佑可  
臻 勿藥而遽以莫重莫大之事欲加於如  
臣不肖臣既昧學問亦無知識何敢望其承  
當於萬一乎竊伏惟 殿下今日之 教雖  
出於代勞之意恐反貽憂於 聖慮也茲敢

冒死泣血哀籲於 仁覆之天伏乞 聖明  
上念 宗社下循羣情亟收 成命千萬幸  
甚 答以省覽所辭予之病沈前已詳知而  
實非飾讓之比今此國事波蕩艱虞溢目之  
日因予病痼機務多滯可不懼哉不得已命  
爾代理乃是 祖宗朝故事何以讓焉嗚呼  
付托至重且大夙夜寅畏敬之慎之式克欽  
承毋庸更辭以副舉國臣民之望其後

王世弟四上辭疏大臣二品以上連為合辭請

還收 備忘而不從 此段 御 筆裁定 宗班蔭官儒

闡義昭鑑卷一

生等亦有啓疏而不從大臣率百官庭籲  
傳曰卿等至誠予已知之矣予之病勢若可以  
酬應則何至於此耶近來火症漸升不得覺  
察一日之內頻發故將至於使左右考例舉  
行之境不如是則豈可以為國也此予至誠  
之言左右可乎世弟可乎卿等思之前下備  
忘舉行與我兄弟分苦分痛一以調便予病  
一以扶將亡之國宰臣李台佐謂戶曹判書  
閔鎮遠曰顧今國事烏可無 代理之舉乎  
台佐此言可見輿情所同矣 矣字 御 筆書下 領議

政金昌集領中樞府事李頤命判中樞府事  
趙泰采左議政李健命聯名陳劄曰臣等俱  
以無狀過蒙 先朝天地之大恩常願粉骨  
糜身以報我 殿下近日忽有此非常之舉  
其欲竭誠匡救以副我羣生之望者庸有極  
哉伏閣四日不但不賜 允俞請對六七牢  
拒愈甚終不得一瞻 清光只恨誠意淺薄  
不能感回 天心臣等之罪萬死猶輕伏地  
俟罪鈇鉞是所甘心去夜所下 批旨尤非  
臣子所可忍聞者奉讀未半不覺心膽俱墜



臣等一死猶遲遭此罔極之境驚惶震悸實  
不知所以仰對也第伏念當初 備忘中大  
小國事並令裁斷之 教實 國朝以來所  
未有之事中外臣庶之驚惑憂遑正在於此  
臣等雖萬被誅戮決不敢奉承而至於細務  
之分理既有丁酉之 裁定且有節目之區  
別其視並令裁斷之 命不啻有間而況此  
聖教出於至誠惻怛則為 殿下臣庶者亦安  
敢以輕遽為拘一並違拒以傷我 殿下之  
心哉伏乞 聖明亟令有司只依丁酉節目

稟 旨舉行千萬幸甚劄上後泰考從宣仁  
門入請對政院謂臺啓方張不可稟往復相  
持之際司謁來傳 上教曰右議政及政院  
三司入侍又有時原任大臣及重宰臣同入  
之 命入侍時前後 備忘記及去夜 批  
旨並還納

嗚呼今之 聽政即古之監國也惟我  
景廟聖候久在違豫機務酬應有妨 靜攝  
此所以 聽政之有 命也太子監國朱  
子持書綱目丁酉 代理亦有 先朝近



例則 聽政 命下豈容稽遲而噫彼泰  
考闖入宣仁 聽政節目終至還納三十  
五年之間聯劄一案曰忠曰逆水火互爭  
玄黃其血義理由此而斃塞人心由此而  
陷溺天經地緯民彝物則久入長夜沈晦  
之域何幸 皇天 祖宗陰佑我 邦家  
乾斷廓然諸逆伏法 處分嚴正輿情感服  
於是焉君君臣臣之義正而亂臣賊子亦  
可以知懼矣

○兩司啓即伏聞臺論削黜罪人趙泰考偃

然着公服自宣仁門突入云雖未知其意而當此臺閣討罪之日乃敢擅入闕內略無顧忌古今天下安有如許變恠耶今日國家雖無餘地一日有國家則何可一任其恣為悖亂而莫之禁乎請趙泰考為先遠竄諫院啓臣等伏聞右議政趙泰考從宣仁門入來欲為請對政院以臺啓方張有難稟達之意徃復之際俄而司謁以右議政及政院三司入侍事來傳上教夫臣隣之晉接關由喉司者乃三百年定規而今者大臣未知

關義昭鑑卷一

二十一

自何私徑微稟入來乎此路一開則日後雖或有北門之變無以隄防請當該承傳色及司謁並命拿問嚴覈上免之○兩司啓國本大定神人胥悅自非與鳳輝同一逆奸賊膽者則孰敢有不滿意於已定之大策而右議政趙泰考向日護逆之疏肯意叵測乙酉之舉事實各異而肆然誣引戊辰之事與今不觀而故為提說多少譬引專出眩惑而至以忠赤獎誦凶賊則是其為心又不但護逆而已昨卒冒嫌之說肯意有在而今又營

護凶賊益見其肝肺之盡露合辭請罪實出於嚴懲討杜亂萌之意而閱月爭論俞音尚靳彼乃敢益懷放肆之心視朝廷若是其無嚴乎昨日偃然著公服自宣仁門突入噫彼何符同陰釀禍亂之真儉獎詭危害國本之鳳輝罪關王章臺論方張而及夫請對也政院斥其不可擅請方令往復之際引見之命忽下於政院此既政院所未稟之事未知泰考入來之由從何得徹於天聽而致有此舉耶當該承傳色司謁雖已有拿

陶義昭鑑卷一

二十二



覈之旨而泰考之平日交通宦寺之狀昭不可掩古語云事關宦豎莫不傷氣彼亦士夫亦何忍身為大臣而甘與宦寺輩潛相干通至於此哉內言出於外外言入於內自是亡國之事而今此密開私筵締結幽陰之跡忽發於大臣之列此而不嚴覈痛懲則國之危亂必在朝夕請右議政趙泰考拿覈廢斷其後三司合啓改請極邊遠竄○十二月金一鏡直司與朴弼夢李真儒李明誼鄭楷尹聖時徐宗厦等聯名疏言噫下有凌犯而上



無按治則君不得為君臣不得為臣亂賊肆  
行社稷從而墟矣昔孔子作春秋嚴事君之  
義貳則為逆將則必誅今日聖復闢於前而  
顯戮之典不加四凶肆於後而沐浴之討未  
聞向所謂下有凌犯而上無按治者直是歇  
後語網既滅矣倫亦斃矣社稷之為墟特  
次第事耳嗚呼向日之事宗社罔極臣民  
罔極今日廷臣苟有一分北面於殿下之  
心咸伏闕庭碎首剝肝雖至經閱歲籥不  
忍還退者自是天常民彝之不容但已伏闕

庭籲匍勉塞責而止於三日者其可忍而為  
之乎矧又聯名上劄任自裁定曰臣子亦安  
敢以輕還為拘一並違拒又曰亟命有司  
舉行噫是豈人臣所敢萌乎心筆之書而告  
其君哉其於聖復首尾和應相為表裏之  
狀灼然可見時刻之間事將叵測倘微自外  
新入之大臣國之為國有未可料也已巳大  
臣半日庭請之罪尚斥以造詗仁弘之科則  
今日彼輩固難遁冀顯莽操之誅罪通于天  
其可赦乎嗚呼齋籲之路既阻劄請之事將

行顧瞻 王室岌岌殆哉身佩安危之大臣  
祗欲進死一步居臺閣者敢以有何陰機等  
說勒成重案直請竄鞠目之以締結交通其  
為設心凶且慘矣今此四凶非惟 殿下之  
逆臣實亦 春宮之罪人必欲令 殿下孤  
立而乃已不知渠輩將欲何為君臣分義至  
嚴且重毫忽之頃一有蹉跌惡逆之名篡弒  
之誅有不得辭者况彼輩積漸既久凌犯且  
大不臣之志一劄孔彰無 君之惡萬目難  
掩春秋無將不足以繩其罪漢法不道不足

闡義昭鑑卷一

二十四

以準其律縱 殿下仁慈寬大亦有所不可  
終始私庇者也伏願 殿下特降 明旨亟  
舉常刑賊復及四凶首惡一以三尺斷之無  
少饒貸使亂賊不敢復作忠志得以自殲  
宗社綴旒之危賴以復安臣等疏既具未及上  
伏觀 殿下特宣 德音廣求直言嗚呼  
殿下微發其端臣等請為 殿下申甲焉嗚呼  
彼輩之於 殿下固無 君臣兩全之勢彼  
安則此危此安則彼危倘 殿下奮乾剛之  
德體雷發之象夬行 天討肅清穢惡妖腰

亂領莫敢自肆而賊臣惡子不得干紀則四方忠義之士何但拭目延頸想望太平賈從反側之徒亦可以底定自安矣

噫自有賊鏡此疏以後非鏡之血黨則孰不驚心痛骨欲齶其肉而所可痛者一種凶譎之徒未嘗不以鏡為逆而乃以為鏡之為逆在教文而不在此疏此實夏徵蕩凶心逆腸之所發源也此疏中雖無教文所引凶言而一篇旨意曷嘗有毫分顧藉於貳極者耶 貳極之代理機務即

聞義昭鑑卷一

二十五

先朝已行之事而乃以奉行之臣比之冀顯既曰篡弒之誅有不得辭又曰不臣之志一劄孔彰其所臚列無非動搖 貳極之言渠亦豈不知動搖 貳極之自歸於逆而乃敢為此略無顧忌非有所恃而然乎交結宦寺逆謀潛通擬置虎龍凶書將上而考輝尚商之屬外助聲勢故目下遂無貳極而其為言自至如此即此一疏而鏡夢貫盈之惡已綻露無餘鏡之為逆謂只在教文而不在此疏可乎况荆佐之鞫招出

則可見鏡疏之源委虎龍之急書上則悉符鏡疏之辭意如是而尚謂鏡之為逆不在於疏則是真夏徵輩之與賊鏡同其腸肚者也

○政院啓即者金一鏡等憑藉求言之會投進一疏而滿紙張皇罔非不忍言不忍聞之凶言臣等誠不欲逐款辨論污諸筆舌而蓋其指意之凶特不但在於戕害四大臣也一自世良等疏出之後已知此輩惡逆之心無所不至而今以一鏡疏語觀之其心所在尤

關義昭鑑卷一

二十六

不啻明若觀火渠雖托以請罪陳劄之大臣其所怒目咬牙果置在於陳劄一款耶噫嘻此等陰凶奸慝之疏惟當斥退之不暇而

聖上亦宜親覽而嚴加痛斥以折奸萌故不得不捧入伏乞 聖明即賜處分

臣胥命是日水下請忘承旨三司卿宰持臣送龍或然或遠以沈禮高史曹判書一鏡高史曹判書真儒尹誼弼夢梁聖撥李濟尹庭馬三司翌日以尹就商為訓鍊大將

○三司真儒弼夢啓請領議政金昌集領中樞府事李頤命絕島圍籬安置判中樞府事趙泰采極邊遠竄左議政李健命待竣事回

還時以奏請赴燕封棊棘已而又請趙泰采棊棘

伊後並置極律吁嗟其心路人所知自伊至知十四

筆書下御○逆賊朴尚儉文有道石烈必貞

等謀害 東宮事覺伏誅時尚儉必貞等內

外締結逆謀甚急 王世弟引接春坊桂坊

官 下令曰一二閣豎作備中間敢生除去

吾身之計今日問 寢視 膳亦因此輩而

隔塞予若不避此位則必遭毒手仍 諭以

出閣辭位之意輔德金東弼曰閣豎事極為

驚心豈意 聖明之世乃有此禍入家國之

關義昭鑑卷一

二十七

變而 邸下處變之道當開陳 聖聰出付

有司明正典刑至於 出閣辭位有非臣子

所忍聞者雖死決不敢奉承桂坊諸臣亦迭

陳固爭東弼又曰稍待明朝招接師傅賓客

而處之 王世弟始不許夜深後 令姑退

大臣二品以上政院三司求對請閣豎等不

待時處斬藥房問 安時 大妃殿下 諺

教于都提調泰考雖泰考何心奉 教自雖至教

七字以御筆書下封以還納 大妃殿又下 諺教

史官翻謄若曰儲嗣之定即奉 先王之遺

教而 大殿親書爵號予又以諺教下于大  
臣而定之矣不幸宮人及宦寺交構兩宮欺  
蔽聖聰予心常慨然嘗招宮人多般開諭以  
為和同之道則敢以凶悖之說肆然於  
大殿及予坐之前其罪狀必有當律其一宮人  
乃締結宦寺者也依律處置而卿等亦宜調  
護我 主上及東宮以保我三百年 宗社  
毋負我 先王之遺教是所望也其下書內  
入石烈必貞兩人名以下

嗚呼惟我 東朝慈教之懇惻可以孚豚



闡義昭鑑卷一

二十八



魚而泣鬼神也逆宦逆婢之變至今思之  
骨寒而膽裂內則儉貞逞凶外則鏡商煽  
變當是時泰考為當軸大臣視若尋常了  
無一分驚動之色則其心所蓄路人皆知  
惟我 東朝痛宦婢之凶逆憫 國家之  
凜危至以調護我 主上及 東宮以保  
我三百年 宗社毋負我 先王遺旨降  
諺教于賓廳凶圖逆謀因此而莫敢售焉  
儲位莫安而妖腰亂領次第就法 宮闈之  
間和氣融洽無少間焉荷我 東朝盛德

至仁遠邁好奴漢之明德宋之宣仁蓋不足多也噫彼羣逆敢懟我慈聖叵測凶言上逼不敢言之地此臣民所以沫血痛辨思欲闡揚我東朝之至仁盛德者也三司啓請石烈必貞等亟正邦刑世弟師泰者與宦官等入對東宮王世弟復諭以昨夜下令之意泰者等以為宦豎乃古人所謂家奴處之何難聖上今已夫賜慶斷邱下尤不當留着曾中矣贅說冒嫵劉騰入之說斷斷不已其心可知知日贅至知十七字以

闡義昭鑑卷一

二十九

御筆說書宋寅明備陳善處之道 今曰

說書之言有感動處庶可少變初心仍詢陳疏當否金東弼等對以不當陳之意

王世弟從之兩司啓請有道尚儉石烈必貞等設鞫得情以正典刑答以凶慘罪狀既已現靈更無可問之事依傳教斯速舉行義禁府啓必貞石烈將決案取招必貞押來兩石烈昨夜已斃云石烈致斃之由令該曹究覈依例檢屍又啓必貞將結案取招問其根脚則會口結舌終始拒逆請嚴刑取招又啓有

道尚儉結案取招拒逆不着名請嚴刑取招  
又啓必貞拿囚後吐瀉之物色黃變常仍物  
故令該府依例檢屍 備忘記兩宦窮凶極  
惡之罪狀皆已現露予所洞知者也更無可  
問之事一刻不留今日內斯速結案取招以  
正王法兩宮人徑斃未正王法極為痛惡石  
烈則徑斃渠家尤為凶慘必有奸狀後弊所  
關不可置之各別嚴覈以正其罪兩司又啓  
請有道尚儉亟 命設鞫得情以正典刑兵  
曹判書宋相琦疏言 慈教既以兩宮人指

闡義昭鑑卷下

三十

名書下則誠不可一刻偃息而終日經夜晏  
然在家啓辭蒙 允於昨日就囚乃在於翌  
日致令一逆徑先自斃雖未知其間有何曲  
折而喉司金吾顯有緩忽之意臣竊駭然也  
噫惟我 聖上深惟 宗社之大計上承  
慈旨冊定 儲嗣舉國舍生莫不懼忤 兩宮  
之間和氣藹洽億萬年無疆之休舉皆頌祝  
之不暇而不幸妖逆之變遽出宦妾之中交  
亂 宮闈震驚 儲位非我 聖上親愛  
之隆 聖斷之明則其禍將不知至於何地



念及於此毛骨俱冷兩司請對請有道尚儉  
設鞫嚴問 上允之刑推尚儉有道其後連  
加刑訊有道尋物故尚儉承款結案招有曰  
清暉門乃 世弟問 安往來之門開門  
下令而趨不開身為內官豈有欲叛之心而曾  
有得罪於 東宮之事恐有後患故與必貞  
有除去之心謀逆遲晚依律正刑孥籍如法  
初鏡黨與逆宦暗地關通綢繆謀議尚儉  
則閉門以塞 問寢之路石烈則肆其悖  
言於 至尊之前凡所以害今 上殿下

闡義昭鑑卷一

三十一

者靡所不至噫嘻外臣而締交宦寺實是  
國朝所未有宦妾而謀害 東宮又是往牒  
所未有凶逆一時湊合變恠疊現層出至  
今思之其孰不骨痛而膽裂哉我 景廟  
聖德至仁自在 春宮友愛純篤嘗於丁  
酉 聽政初朝參 殿下陞堂行禮  
景廟含笑而見嘉愛之意藹然見於色瞻聆  
莫不欽頌 自嘗至頌領府事金在魯  
所奏在會其時為春坊官逮乎  
嗣位之後每 殿下進見和樂怡怡且常  
躬臨 銅闈左右欲止之則 教曰予欲聽

吾弟讀書之聲何沮也官每至也及夫儉

烈輩逆節綻露則 聖斷赫然嚴明出付

有司鞠問正法若非 景廟之至德何以

至此自若至此十一  
御筆書下

**壬寅**二年正月司直鄭濬疏言當初 建儲

時 慈教有曰 孝廟血脉 先王骨肉只

主上與 延祔而已只此一 教可以質天地

而泣鬼神矣不幸一種無嚴之輩敢懷不悅

之意迭出敲撼必欲動搖而後已則 三聖

血脉幾何其不絕耶今日在廷大小臣僚孰

**闡義昭鑑卷一**

三十二

非沐浴 三聖之化而寧忍怱然於 宗社

之將絕乎今此一二宦妾遽售交構之計其

為妖惡宜伏常刑而亦豈么麼無識者之所

可獨辨者哉當以設鞠嚴覈究得情節為請

而乃反以經先正刑齊聲力陳是何意思是

何道理○三月朔丙戌 壬子 王世弟冊封奏

請使先來狀啓至 傳曰今觀使臣狀啓封

典克完其事曷已先來軍官譯官等三人並

為先加資○是日睦虎龍上凶書起誣獄泰

考一鏡師尚等殺獄中上變人白望虎龍凶

書之上也諸承旨請對言有一人自稱上變  
呈一封書語極凶慘謹茲持入請出付 王  
獄 命設鞫於內兵曹 王世弟引接宮官  
諭以欲陳疏辭位之意仍 令勿捧朝臣肅  
單蓋以虎龍叵測之誣至及於不敢言之地  
故也鞫廳大臣泰者錫恒等請對泰者曰變  
書無非不忍聞而鞫招所言陰凶網繆皆不  
道之事所關非細固當嚴覈正法而昨伏聞  
王世弟引接宮官三有欲為陳疏之 教又令  
不捧朝臣肅單此乃難安而然也古有毋究



梁獄之事今下款事元非大段置之勿問何  
如錫恒曰 春宮以此不安驚惶之忱何可  
盡達自 止必須各致卧內多般開諭盡其  
慰安之道泰者曰自 上別加慰安而臣亦  
當詣 東宮陳慰勉之意錫恒曰一種陰邪  
之輩敢藉不敢言之地有此妖惡之說此後  
語涉 東宮者勿登文案宜矣泰者曰金一  
鏡以獄官叅坐以意外凶言出外待 命矣  
錫恒曰凶悖之說既是問目之外則其在常  
規所當不錄而渠既發口亦不可掩置蓋聞

白望之為此言以其因在禁府時一鏡以府堂治之頗峻故以此舍嫌做出無倫不道之言必欲擠陷此而置之則將無以設鞫教勉行公而後少振國綱泰考曰虎龍既告白望白望亦告虎龍被告之人嫉怨告者有著互對報復者然其習誠可駭痛而白望末端之言極為凶悖人臣既聞此言不敢叅坐故即出待命矣錫恒曰今已開陳更無難安之端使即叅鞫似無不可泰考曰此獄元非時急之事庭鞫過重仍請移本府推鞫時白望

同義昭鑑卷一

三十四



既告一鏡之逆又告泰考等見政院日記故泰考等次第待命旋即按獄仍累刑白望而殺之

蓋自逆宦逆婢誅死之後鏡黨之謀計益急而待使行先來冊封若未準請則欲以朝廷權勢謀動儲位若準請則亟造變書以上先已募得虎龍及聞完典之報乃汲汲唆唆行計見陸時龍推案虎龍本無賴賤隸薄有技能而嘗撰富貴發跡志贗居常希望非分者也延說其所納書與招稱以

洗 東宮誣 四字出 而自做誣說又曰敢

知 在邸時心事 壬寅誣獄 命燒案而虎

招見甲辰推案 是即甲辰招所謂知 殿下有泰

伯仲雍之心臣明 殿下心事於天下後

世者而首尾語意罔非犯逼誣害之言也

一與鏡賊等疏語同意此尤可見其陰受

謀計而其為情狀萬萬狡慝嗚呼我

殿下以堯舜之聖承 東朝 景廟之 命

入承 儲位 睿德日聞萬姓延頸而乃

遭此凶賊之變則為臣子者所當涕泣請

閣義昭鑑卷一 三十五

討而不此之為 自而至為五字 御筆書下 至若白望

為 東宮告變而諉以亂招急急撲殺以

滅其口噫嘻痛矣其罪可勝誅哉若夫虎

招三手之說是皆搆虛捏無節節違錯言

言破綻泰考輩乃鍛鍊成獄恣意屠戮在

古亂獄何限而豈有若是之虛罔乎先是

辛丑冬弼夢聖時後先發啓以為金雲澤

民澤等二十八人為血黨昏夜屯聚請遠

配其後除數人外並入於逆虎所告中其

指授和應之狀此亦可見矣蓋凶黨以虎

招所告與聯劄合而為一惟意粧撰其心  
本不止此而以 景廟盛德至仁至友不  
得盡售其計

四月司直申鉉疏言得聞鞫獄初設金吾之  
官出於罪囚之口迸出待 命而鞫廳不為  
請拿移鞫本府事異常規及其開坐也按獄  
大臣又為待 命鞫事嚴秘未知其曲折之  
如何而雖以承宣啓辭中不忍聞之說觀之  
其亦緊出於罪人之招槩可知矣一番辨其  
虛實在所不已而喉司臺閣紛然爭起不思

闡義昭鑑卷一

三十六

獄體之嚴重至請其敦勉完獄而三司無一  
言爭執惟 聖明嚴加譴斥以勵君臣之義  
焉仍伏念 春宮名位一定之後累遭罔極  
之變而幸賴 殿下孝友之德凡於慰安之  
道靡不用極此實 宗社之慶舉國臣民孰  
不欽頌而此後保護之道惟在於隄防邪枉  
之嚴益加省察焉李師尚大司諫請對啓倫綱  
斃絕亂賊橫恣申鉉一疏略無驚動於謀弒  
之凶逆乃以被告逆囚之驅逐獄官緩獄延  
死之亂供欲為擠陷朝紳沮敗鞫事之計顯

有和應之迹苟究其情便一白望不可不嚴  
加懲討請申鉞減死絕島圍籬安置

噫申鉞以 先朝耆舊之臣九莖垂死之

年憂憤陳章而師尚汲汲求對請投絕海

使人不敢開口終至撲殺白望以滅其口

而恣意鍛鍊戕殺建策諸臣以為搖動

國本之計可勝痛哉

○一鏡疏論李順命金昌集

初李順命慶斬金昌集正刑事

依啓之發一鏡疏請急遣金吾即行到所遇地益斬此即其疏也等有懷刃

鍾巫置毒冀顯矯旨斯高等語權益寬副校

闡義昭鑑卷一

三十七

疏有幽為三手顯為四劄臺城姑孰等語指

意俱極陰慘益寬按關北逆節又彰露故相

臣趙顯命嘗筮達曰益寬真逆賊也○九月

一鏡撰進教文指意尤極陰慘有孔汲仇首

冀顯莽操豫讓塗廁霍顯行杯內屋戚聯中

權奴使及宮城陳兵禁庭喋血四凶聯劄三

手陰謀等句語其付標本文又有魯暈鍾巫

趙高沙丘之句

鏡賊既內結閣豎通其陰謀外於兩疏若

教文敢引用陰慘文字忍誣 慈聖與今

上殿下而播之中外肆其獐凶恃慝之心噫  
嘻痛矣亂逆何代無之而古今天壤之間  
豈有若此類者乎惟我 東朝仁聖慈惠  
之德實是女中之堯舜也 宮闈之事雖  
非外臣所知而以其著於外者及 上教  
推之亦可以得其萬一不但 慈愛我  
景廟與 殿下出於深誠 恩意切至凡平  
日裁事處物動遵禮義各有規矩 功化  
普被八域攢祝惟我 殿下孝悌至性雖  
古篤行之君子亦有所不能及焉蓋自

闡義昭鑑卷一

三十八

心性情意之間以至 言行施為之際一  
循乎小學之道既未嘗一事放過亦未嘗  
一時暫弛表裏巨細無不盡其當然之則  
造夫至善之地而至於 侍湯居恤慎終  
承 祭之節所以致其誠禮者尤懇篤纖  
悉高絕卓邁蓋非勉而為此即其得於  
天稟者自幼而然則古所謂孝悌通於神  
明者我 殿下實有之而 盛德光輝充  
滿國中凡為臣子者其誰不心悅而誠服  
感歎而欽仰乎嗚呼我 慈聖我 聖上



如此之 德如此之 行雖彼凶賊亦豈  
有不聞不知之理而乃忍為此陰慘罔測  
之言渠亦臣也渠亦人也安敢為此安敢  
為此乎且以代撰之文而為此語則是又  
誣我 景廟而掩蔽其 至孝至友之德  
也且其罔測之說轉而為有翼維賢天海  
之凶言前倡後應傳播誑誘馴致變亂幾  
危 宗社賊黨雖已就誅而餘孽猶敢肆  
惡至于今日如致雲妖邪之類又襲其慘  
毒之說則臣子憤痛之心直欲手齣其肉  
而食之奚但沫血飲泣而已而此皆由於  
鏡賊疏語與代撰之文噫嘻痛矣鏡賊之  
罪可勝誅哉教文出後見者無不駭痛而  
在廷之臣無一人聲其罪者大司諫金東  
弼疏劾鏡賊故明彥之為吏議也欲黜補  
東弼而不遂則真儒之入銓乃單付出外  
儒彥之與鏡一心又益可見矣

○聖時

獻納

等請鞫問疏請

代理憲臣趙聖

復其啓曰四凶所以謀廢 君父者無不用  
極而投章直請略無畏忌未有若聖復也前

闡義昭鑑卷一

三十九

60

冬一疏首先嘗試使 聖上不得安其位則其設心用意可勝誅哉以劄請節目直欲奉行  
行者觀之聖復實為四凶之前茅請令鞫廳  
拿來嚴刑夫施典刑屢啓斬 允竟被拷掠  
殞于獄中

嗚呼彼凶逆之徒乃敢以傳禪篡奪等說肆然書諸疏啓之間而至請憲臣之鞫問噫嘻痛矣凶逆之罪可勝誅哉憲臣之疏何事也即請 代理且引 先朝丁丑近例也最初請寬公議慨歎而其鞫問之啓

闡義昭鑑卷一

四十

指意叵測至若謀廢前茅四字凶言凡厥臣民孰不痛惋噫彼逆徒迭出請鞫終使請 代理之憲臣殞身於誣獄之枿楊惟我 景廟斬允之 至仁盛德掩翳於羣凶之蟠螻一憲臣之死何足道哉 聽政義理數寒於鞫憲臣之凶啓 君綱由此紊矣臣分由此滅矣此諸臣所以沫血飲泣而必欲辨忠逆之分者也欲辨忠逆而不明乎義理則忠逆必不辨矣欲闡義理而不究乎心術則義理必不闡矣當請鞫

憲臣也攘臂凶啓者特其軍卒耳角立血  
戰於 代理之事而傳授者輝鏡良之心  
滋蔓逆種釀成前後變亂者是乃罪魁烏  
可逭春秋之先誅乎

○十月以誣獄事成奏文差送陳奏使文則

鳳輝藝文提學所撰而其旨意一如虎龍急書一

鏡教文

**癸卯**三年二月泰考領議政錫恒右議政入侍論

誣獄錄勲請以虎龍為單勲先是錫恒言虎  
龍安 宗社其功大宜令該曹考例褒賞吏

閔義昭鑑卷一

四十一

曹請勲一鏡言按獄大臣當為元勲錫恒  
言獄官不得錄勲有 祖宗朝成憲不可弁

髦若錄按獄人則一鏡當叅獨不顧嫌乎一

鏡曰事苟可為何避小嫌盖自壬寅五月議

勲經年不決至是始定只錄虎龍教書巨源製李行秀

書會 聖時製

嗚呼賊虎凶書即誣逼 儲位之言動搖

國本之計陰慘凶狡逆節彰露當日臣子一

見其書膽裂骨顫必欲手礫此賊不與俱

生者是乃秉彝之所當然况伊時 聖上

聞此凶誣至有辭位出閭之舉則廷臣  
之驚遑痛迫尤當如何而惟彼居三事者  
相率登筵只以勿書文案為辭噫嘻是尚  
可謂有一分臣節乎夫為東宮一死沫  
血致討之義固難責之於此輩而不惟不  
為致討乃反以此賊稱有安宗社之大  
功力請褒錄如恐不及終至侈以旂常之  
典申以帶礪之盟嗚呼君君臣臣之大倫  
大義至是而斃晦無餘矣且所謂論功之  
際或詡考恒或舉鏡夢互相推引惟以與  
虎同叅為榮其心所在愈不忍正視然既  
以國賊登勳籍則餘何足論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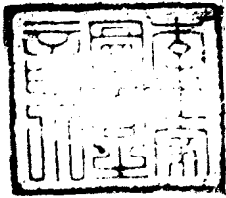
# 闡義昭鑑 二之三

共三

部	史部
類	雜史類
番号	2-289
冊數	3-2

1501
1
3-2

部
類
番類
冊數
備考



闡義昭鑑卷之二

甲辰

四年八月

未朔辛

乙未

景廟昇遐庚子

今

上殿下嗣位○九月

命竄議藥入李

公胤

傳旨有曰義盈庫主簿李公胤本以

狂妄之人每當入診輒事傲慢今番 玉候

違豫之候議藥論 症之際專不詳慎以致

症情之轉劇及夫 大漸之夕憂遑焦迫招

問 症候則少無驚動底意其言動舉止無

非慢蹇駭悖之狀如此悖慢無嚴之人不可

不重加懲治為先拿鞠嚴問依律處斷公胤



闡義昭鑑卷二



原情 判付有曰渠之所為雖無臺啓伊日

予亦親覩則費辭發明冀其倖免者已極痛

惡自 先朝議藥時敢立己意 症候添加

之日妄用攻劑者緣何手而出乎言念及此

不覺痛心姑停刑推更加嚴問更推後 命

島配其後憲府啓 先王患候蓋非一時之

症惟當以和平之劑漸次調補不可以攻伐

之藥妄希捷效彼公胤者不思審慎之道輕

投峻烈之劑如承氣湯龍薈丸等藥藥性甚

峻凡諸疾病不敢輕試而公胤乃敢試之於

闡義昭鑑卷之二

三尊之病以致胃氣先壞真元暗鑠終貽臣民  
無窮之痛其罪固不容誅而其時廷臣惟恐  
延及於藥院諸臣不能據法爭執尚逭刑章  
其在國法斷不可容貸請絕島定配罪人李  
公胤拿鞫嚴問依律處斷

此啓在己  
巳正月

蓋景廟聖候違豫之中自癸卯夏間連  
進甘遂散猪心湯挑仁承氣湯加青黛六  
月患大腫七月開膿八月始平復其  
間連進牛黃胎水黃連等藥九月至十二  
月復進挑仁承氣湯且用當歸龍薈丸先

✕

蘭義昭鑑卷二

二

✕

是壬寅十二月議用龍薈丸副提調任舜  
元陳疏力爭至云通醫理者莫不駭且恠  
曰積卒宿火必溫而散之一有當溫而涼  
之則真元見損下元虛冷陽無止泊上升  
為熱今此龍薈丸諸料無非通利之劑與  
溫而散之不啻相反云提調李台佐陳章  
引咎仍停進其後終用之甲辰三月便道  
滑泄四月以後連用柴平湯涼膈散七月  
以後患候漸重水刺厭進寢睡不平頭  
部微疼又有寒熱之候自八月初八日藥

院並直用柴胡白虎湯十九日用加味六君子湯繼用粟米飲紅蛤湯而水刺厭進終未已二十三日藥房移直厨院用參煎一兩重二十四日用二兩重而竟未告效盖甘遂散承氣湯龍薈丸涼膈散柴平白虎湯皆是苦寒瀉利之劑醫家未或輕試而自公胤議藥以來所進無非此等藥聖侯沈篤之後始用參補而公胤猶不欲多用嗚呼公胤之罪上通于天矣公胤於宗社神人托重之聖躬妄用峻涼之劑真

闡義昭鑑卷二

三

元因此損虛而參附溫補力主防遏必曰吾藥進御後用參劑則氣運通旋之道易塞當桂枝麻黃湯進用時今上殿下侍湯下令曰此何等時耶參劑奚謂不宜用人固有立已見處君父病患何等重大而必欲立已見使參劑不得用乎桂枝麻黃湯無效將如之何桂枝湯進御後上鼻衄少現藥院諸臣相顧曰公胤言得無驗乎殿下問曰何謂也先佐對曰公胤言桂枝湯進御後衄血必出而仍愈云衄



血現故臣等云云矣時 聖侯漸沈篤  
殿下涕泣下令曰急用參附予不知醫理尚  
知參附力能回陽昨日用而今日停必以  
公胤言而不用矣又涕泣 下令曰急用  
參附按醫書用桂麻湯者有出汗而愈無  
出血而愈公胤乃敢創醫書所無之說斥  
參附而進桂麻此固通天罔赦之罪也使  
公胤得參診議恣意誤藥藥院之臣無所  
道其罪矣當是時朝野臣庶誰能知公胤  
誤藥之罪也 聖侯沈篤諱之秘之使朝

闡義昭鑑卷二

四

野不得知而况公胤用藥之誤誰復得知  
乎思之及此不覺憤惋而痛哭也惟我  
殿下不脫冠帶一飯亦一飯再飯亦再飯若  
武王之侍疾凡厥臣民孰敢不欽頌我  
殿下至孝至悌之盛德而 聖侯大漸之時  
兼父子而遽至於斯心神飛越罔知所為  
祈禱雖過時或冀萬一之效 廟社山川  
祈禱即速舉行 辭教悲懇可以感天地  
而格鬼神夫為人臣子而聽斯 教者不

知流涕非忠臣也非孝子也起居注書諸  
日記則我 殿下至孝至悌之盛德可以  
昭垂百代之遠矣

○十一月李巨源

副校理

請對言李義淵疏中

所謂半夜蒼黃似指左議政柳鳳輝之疏語  
也陰移 天位即故監司韓世良之疏語也  
鳳輝疏意不過以其時昌集輩舉措忙遽實  
非重 國本之體故也雖卜相事體不可草  
草至若 國本之定是何等重事而昌集輩  
之舉措如此鳳輝疏豈有他意哉只論其事



閩義昭鑑卷二

五



體卒遽而已至於世良之疏因趙聖復而發  
也世良之疏載在日記一經 睿覽則自可  
知矣義淵欲 殿下以此為世良之罪其心  
亦危險北門潛入云者即指故相臣趙泰者  
自宣仁門請對事也其時 大行大王御進  
修堂泰者由宣仁門取近而入其所入對得  
請乃是 聽政還收舉國莫不以泰者為社  
稷臣而其時凶黨輩以入宣仁門比之於神  
武門之夜開至欲鞫問今義淵疏語亦是一  
串貫來豈不絕痛乎至於禁庭蹀血之云即

指金一鏡教文中語也蓋頃年賊招中有宮  
城陳兵之計而非其黨類則欲盡殺之故有  
此蹀血禁庭之語矣司馬光論甘露之變亦  
有蹀血禁塗之語且蹀血多出於古文如長  
安新蹀血之類何限而義淵必欲以此構陷  
在昔柳子光以文字陷人豈料 聖明之世  
乃有此事也漢景帝為太子時召衛綰綰不  
往似涉慢褻而景帝由是愈重之為漢名臣  
以此觀之鳳輝等豈不為 殿下之忠臣乎  
此疏如此若不明正其罪則其為貽累於



聖德何如耶重言複言徹夜力請 上以予意  
已有所料更勿煩陳為 教巨源即鏡黨也  
深夜求對力護考輝鏡良縱肆無畏人皆憤  
之○ 備忘記有曰以一鏡事觀之職在經  
幄護黨如此此習不改國將何似金東弼疏  
中衆口譁然指為狂恠則獨於儒臣未能聞  
知耶宜適其職以示廓公言之路又曰蹀血  
禁庭懷刃鐘巫兩句語春秋綱目所書者何  
處其於 大行朝盛德仁愛之事何昔孔子  
誅少正卯者乃其嚴防微也所為如是狂悖

諫臣之言又如足嚴截而略無忌憚不可仍

置遂下巨源適差一鏡削黜之命政院重

誼明覆逆批旨有不悛救黨之習良可駭

也之教其後重述明誼有削黜之命乙亥因臺啓重述追奪巨源則絕鳥

國籀已而法出致雲招正法○東學訓導李鳳鳴疏言恭惟

我殿下即三宗血脉先朝同氣泰考

先以冒嫌等說倡之前逮我殿下承聖

旨位貳極鳳輝繼以驚惶憂惑等語發於後

論厥凶逆者輝為魁逆宦奴婢表裏糾締慘

毒大禍迫在呼吸非賴我大行王至情曲

愛則殿下安保有是日乎思之不覺骨寒

而膽慄也至若一鏡欲書厥罪罄竹難盡特

以其向來疏語與教文事言之一則曰懷刃

鍾巫一則曰蹀血禁庭渠何敢引用此文字

於代撰與封章陰斥顯逼於聖躬慘誣亦

及於先朝乎逆心賊腸路人所知凡有血

氣者孰不欲齧其肉寢其皮滿庭臣僚視以

例語恬不為愕此輩之忘殿下而護逆鏡

之罪可勝誅哉○李明彥副司疏言自古凶

逆之徒欲行篡奪之謀者必援引唐虞動稱

闡義昭鑑卷二

七

伊霍勢成威立之後終至篡奪乃已若漢之  
董卓晉之桓溫顧其意何嘗在於獻簡也哉  
向日顧命輩之心本不在於 殿下兩實欲  
假 殿下為名設令此輩果無異心於  
殿下 殿下於其時率受此輩之援立則以  
殿下動遵禮法超出百王之心其果能安於此  
而何以有辭於天下後世天下後世其將謂  
殿下何如耶臣竊矚 殿下於嗣服之時雖天  
入咸屬繼序當立而猶且涕泣固讓哀動左  
右不以大寶為悅則豈嘗以凶徒之所擁立

闡義昭鑑卷二

八

有所假貲於此輩而此輩敢以小人之腹妄  
度聖人之心 殿下於此宜深加痛惡明彥  
疏所謂其果能安於此天下後世將謂何如  
及援立擁立豈嘗假貲等說抑揚賈迫陰凶  
惛悖其不臣之心於此益彰露故相臣宋寅  
明之言豈不信哉 自故至哉十二字 備  
忘記一鏡教文之語靜以思之不覺心裂敢  
以不忍引之辭肆然書之於代撰之中乎叫  
號 殞殿寧欲溘然其在嚴懲惡之道不可  
削黜而止絕島安置當日內押送配所其後

又命梃棘○十二月逆賊一鏡虎龍始伏  
誅備忘記噫今日鞫問一鏡奚但為誣予  
而已哉其誣大行朝盛德而極矣若不嚴  
鞫則倫常從此滅矣他日將何面見先王  
在天之靈乎此非一時章奏間凶悖之說也  
截諸心而發諸口其所用意明若觀火此予  
所謂叫號殞殿寧欲溘然者也欲為親問  
其心而表麻在身故遂不得如意其所嚴覈  
不可少忽向以義淵事觀之供辭不過數句  
語而推案出納之際自然遲滯一鏡凶辭悖



說不見而可知請刑之後則異於常時自本  
府為之而其所取招則不可不嚴庭鞫為之  
問一鏡以所撰教文中有一曰抑何免禁庭之  
蹠血疏辭中有一曰有若魯之鍾巫又曰冀顯  
未有鍾巫之犯教文改付標慶本文有一曰幾  
乎蹈魯翬鍾巫之駭機殆亦售趙高沙丘之  
餘術疏辭中又曰有若秦之斯高苟非截諸  
心者積蓄不道則發諸口者何至於此一鏡  
一向抵賴但曰惟在聖明生殺處分之如  
何鞫廳以其情狀痛惡請刑連施刑訊一鏡

供辭凶悖語犯不道且曰 朝家用法自有祖宗成憲而 殿下若欲快意別施於法外則非臣所敢知 親鞫一鏡問以昨日更推供辭數行語用意尤極叵測凶心所在明若觀火與向日睦虎龍之言隱為表裏其間情狀一一直招一鏡供益凶悖有曰臣作此文三年矣若有 國家或以為嫌之說則臣輒慨然曰世道狹窄待 春宮太薄矣更推是日命鞫虎龍問以汝變書及招辭俱極陰慘敢知在邸時心事等語尤陰慘今以一鏡事觀之

綱義昭鑑卷二

十

與汝所言表裏相符虎龍供 殿下有恭伯仲雍之心臣能明之而一鏡教文隱然侵犯殿下與臣相反云其言若與鏡有異而意實相同極為凶狡更推虎龍以其時罪人等招及結案元無指斥之言則汝之敢為不道之說明若觀火一鏡教文意亦相符表裏之說烏可免也辛丑鏡疏與汝壬寅初招語意同則其心相關據此可知連施刑未幾虎龍物故引見鞫廳大臣以下一鏡虎龍並以誣 上不道正刑籍產因前殿納鄭宅河疏 命虎

龍特施懸街之律收孥破家瀦澤後又命  
削虎龍名於盟案又因前都事柳應煥疏一  
鏡亦命收孥而其子特教減死為奴其  
後鏡疏隨叅諸賊命並削黜後又命島  
配

**乙巳** 今

上元年正月前都事柳應煥疏言惟我先王  
不幸無嗣殿下入陞儲位一鏡之黨已有  
章蔡逞毒之計泰考操切於前鳳輝指議於  
後其懷異心於殿下非一朝一夕之故而

**關義昭鑑卷二**

十一

及其冬先王備忘及前後批旨以患候  
有妨公務為教欲使殿下代理則羣小闖  
起謂可以乘此機會逞其凶圖倚闕備忘  
於一邊使世良繼以陰移天位末後一事  
之說日夜經營只在於謀危殿下於是乎  
一鏡挺身而出承受諸賊之謀招引不逞之  
徒自作窩主投陳一疏以冀顯等語為說少  
無顧忌則喋血懷刃之誣奚待教文而知之  
乎此疏後不過一旬尚儉之事出則其締結  
同謀之狀於此可知而鏡與諸臣相率入對



力請尚儉之直斬表裏相應之跡尤益難掩  
及白望招辭果以一鏡締結行貨謀害  
兩殿之說現告而一鏡暫時待命旋即自治  
其獄寬逐言者古今天下寧有是哉尚儉之  
計不成謀危之跡已露而凶逆之心猶未悛  
改忿恨之志彌積其中觸處綻露不能自隱  
陰凶之言悖逆之說發之於疏章書之於教  
文一鏡苟不設置陰機將欲有為則其敢為  
此乎 殿下之保有今日天也非人也念及  
於此寧不怵然其疏曰懷刃夜半有若魯之



鍾巫食中行毒有若漢之冀顯又曰乘喪矯  
旨有若秦之斯高其教文又稱冀顯之奸而  
前後文字凡三用冀顯猶恐其言之微而不  
顯又曰內圖霍顯之行孟結之以內屋戚聯  
其指意所歸豈但章蔡輩誣宣仁而已哉○  
諫院啓李師尚以賊鏡之血黨主張凶論恣  
行曾臆共濟其惡戕害善類其為國人之所  
共憤固已久矣而昨牟疏中乃敢以 肅廟  
朝諸臣比論於昏朝凶黨其用意之窮凶遣  
辭之絕悖可勝痛哉至於日後計得矣云者

其心所在尤極叵測此所以 聖明洞燭其  
肝肺姑施薄罰而論其罪狀萬萬痛惋不可  
以削黜而懲其惡請李師尚絕島安置 上  
允之○諫院又啓今我 殿下以 肅廟之  
子 大行大王之弟光御大位承 祖宗之  
付托叶臣民之愛戴八域鼓舞一國慶頌今  
日北面於 殿下者孰敢有橫生異意於其  
間而李明彥乃敢以援立擁立等語肆然書  
之於章奏之間蓋其凶計出於脅持 君父  
使不得措手少有臣子之心則何敢若是其

○  
闡義昭鑑卷二

十三

○

放肆無嚴耶如此凶悖之徒不可一日置之  
輦轂之下請李明彥絕島安置○逆賊李天  
海伏誅日前 上幸 懿陵天海於 駕前  
亂言 上親鞫天海乃發陰慘不忍聞之凶  
言累施刑訊而竟不直告指嗾之人遂正法  
其後戊申逆亂時任環供云甲辰乙巳年間  
天海以凶言被誅此則有翼維賢做出凶言  
而使之也世弘有翼內外相應後始發此言  
曰其時嗾天海凶言者今有助矣有翼則以  
為維賢做出凶言使播閭巷世弘則以為維

賢之凶言若早發覺則當出大事而幸不發覺可謂順成有翼又言維賢懷不軌之心欲推戴密豐作不忍聞之言欲玷污 聖德以煽動人心成其逆事又李師魯供云維賢以戚里可為高官非此時宜不草草故有此怨國之言有翼以為如此言助播之則可以疑惑人心矣傳播甚多人心皆以為然成此事惟在人心附賊之類皆知凶言之無根無據而牽於慾心同此逆謀又李翼觀供云有翼初為此凶言而有翼聞於朴弼顯矣天海初



居生民洞後移水閣橋臣往來京中天海為主入而臣要給粟斗則天海來故臣兄弟夜與天海為此言天海素唐突故臣果指使而言根又出於李日佐日佐弘澤之子麟佐之族居果川入賊黨云盖有翼弼顯教誘維賢做出凶言又與翼觀兄弟觀孝世弘日佐等傳播遠近翼觀又指啖天海作變之狀至是盡露而有翼輩之必教誘維賢做出凶言者以維賢戚聯 王室故欲藉其言而眩惑人聽也

噫嘻痛矣天海凶言即今年致雲之凶言也甲辰八月景廟違豫時水刺厭進之候漸加宮中悶迫二十日御厨於水刺供蟹醬即秋節新味故景廟以此多進水刺伊時宮中皆歡喜其後過進之說流傳於外間有翼弼顯輩假此而做出窮凶叵測之言陰嗾維賢而傳播之要以合於賊鏡之凶言又誘天海作前古所無之變上聞此語駭憤痛迫有加於賊鏡之言方鞫天海夜深親問都承旨固請還



聞義昭鑑卷二

十五



內上曰其言逼於不敢言之地為人臣子者不可他顧也夫天海凶言敢逼不敢言之地至今年致雲又襲天海之說而至於蟹醬之說雖以天海之凶逆亦所不言噫嘻痛矣寧復有如此凶誣哉伊特

東朝設有所送此乃當然之常事况所進又是御厨所供者乎惟我東朝止慈之心動合天則其所以眷愛我景廟與殿下者發於深誠盛美至善真可以比周姒惟我景廟天性篤孝粵自冲年事

我 仁顯聖母夙夜不離側 聖母嘗深  
嘉愛而亟稱之自壬午以後則又以所事  
仁顯聖母者事我 慈聖至誠承奉愛敬兩  
盡洞洞屬屬晨夕不懈 兩宮慈孝之盛  
德宮中莫不感頌而惟彼彙穢之類敢忍  
做作凶言以售其逆謀蓋凶黨常以 建  
儲 代理之 教皆出於我 慈聖代理  
若敢怨我 慈聖積懷凶逆不道之  
心以至於此可勝痛哉可勝痛哉嗚呼以  
我 東朝至慈至愛之心以我 殿下至

闡義昭鑑卷二

十六

孝至悌之行聞此凶言其所以傷痛者嘗  
復如何而我 殿下以其語逼不敢言之  
地故未忍形諸 辭教者以自有致雲之  
後 聖意以為必須明言事實以破羣凶  
做作之情狀然後方可以盡於孝也仍有  
下教而嗚咽流涕曰以予陞儲之故而凶言  
逼於不敢言之地此尤予之所傷痛也諸  
臣莫不吞聲而拭淚矣夫聞之至不忍而  
忍聞之言之至不忍而忍言之者是乃痛  
迫不得已之情也且彼賊黨則肆為凶言

轉相譸張而在廷之臣則以其不忍提起而不復詳言劈破但曰凶言則其於誅賊討罪之道終有所不備故今承 聖教而詳言痛辨之如此云

諫院啓尹就商賊性陰慝慶事凶譎貪淫驕縱恃其餘事素與逆鏡結為腹心禍國戕人之謀無不陰助實為千人之所指頃幸名出白望之緊招而綢繆情節一未覈出國人之憤痛為如何哉只以一事言之當其被拿於鞫獄也恚憤於捕校之依例催督肆發憤



罵之言顯有拒逆之狀及其被釋之後潛屬該廳之將捕校兩人一時汰去渠雖凶頑苟有一分臣節安敢乃爾在渠罪犯此猶細故而亦可見縱恣無嚴之狀如此陰凶樂禍之人不可置諸輦轂之下請行司直尹就商極邊遠竄 上允之就商與鏡儉內外締結同一凶逆而只請遠配可謂失刑伊後彼鞫獍頑徑斃逆種未芟致有志光哲之凶變噫嘻痛矣○二月諫院啓逆鏡辛丑之疏實是為人臣子之所不忍聞所不忍言者而窮凶情

節未及究得徑先置法神人之憤鬱已不可  
言而至於䟽下六人既與鏡賊同聲合辭濟  
其凶逆則初無首從之可分而特以官秩之  
高下名次有先後而已究其心腸則一而二  
二而一者也鏡賊之勘以次律已是失刑之  
大者况使六賊終逭天討罰止竄配則  
王綱何所扶植凶徒何所懲畏乎大論徑停  
輿情益激請逆鏡䟽下六賊亟命拿鞫嚴  
問夫正王法○憲府啓向來鋒刃之慘毒  
尚忍言哉權益寬以逆鏡之從弟賦性狠毒

處心回邪戕入禍國之事無不密贊陰助前  
後䟽啓指意凶慘其所謂無俾易種之說必  
欲芟夷善類無遺噍類而後已噫嘻慘矣至  
若昨冬一䟽追提已已之事已極絕痛而遣  
辭措意與門生國老擁立援立等說一串貫  
來其脅持聖躬陰護逆鏡之狀愈益彰露  
輿情憤惋久而愈激如此凶狠之人不可置  
之輦轂之下以貽國家之害請前大司諫  
權益寬極邊遠竄上允之○憲府啓訓鍊  
都正南泰徵陰鷲賊猾衆惡俱備締結逆宦

主張陰謀以爲賊鏡之腹心首被凶黨之獎  
用曾不踰年自營將超至統帥不久而入爲  
勲府有司堂上其暗中立功與虎賊相爲表  
裏之狀有不可掩前兵使朴纘新以賊鏡之  
爪牙方在喪中而換着軍服暮夜往來閃鑠  
倏忽神鬼莫測其陰凶情跡路人皆疑與鏡  
虎兩賊本是同惡而及夫兩賊伏法之後益  
懷疑懼衆首謀議無所不爲決不可置之輦  
轂之下以貽 國家之憂請訓鍊都正南泰  
徵前兵使朴纘新並 命極邊遠竄○憲府



閩義昭鑑卷之二

十九



啓義禁府都事朴弼顯即泰春之子也泰春  
以凶溥之窩主至彼鞠廳之刑訊偉道 王  
章不齒人類弼顯附屢凶黨濫通仕籍逮叨  
本職同僚羞與爲伍且於昨冬賊鏡之拿來  
也不有 嚴命一任稽滯及至近畿賊鏡私  
黨之來見者一不禁斷顯有綢繆和應之跡  
物情駭憤久而未已如此之人不可置之衣  
冠之列請禁府都事朴弼顯削去仕版○  
上引見判義禁閔鎮遠等 上曰何待昨日入  
覽推案招辭然後知之也一鏡之疏即虎龍



之變書也其陰凶指意表裏相應一串貫來  
一鏡即虎龍也虎龍即一鏡也昨日臺批中  
一而二二而一者政謂此也向者親鞫時並  
鞫虎龍者亦以此也以此觀之豈無脉絡之  
相通乎向時事外間亦必知之矣當初虎龍  
之招出也其為驚心痛骨尚忍言哉以此初  
有引接官僚之舉矣渠之所言既犯惡逆則  
其在奉承 大行朝德意之道為臣子者豈  
可無痛懲之意乎且生置虎龍然後可尋其  
端緒而頃者設鞫正刑實出於迫不得已也



以鞫案觀之當初置而不書者其時委官雖  
或意有所在而鞫獄事體至重豈可以亂招  
而不書乎其招亦豈可謂亂招乎一鏡則暫  
時胥命旋即按獄終至快於其心而後已若  
求其元惡則豈有加於逆鏡賊虎者耶向來  
入之所為只緣世道陷溺而至此也自古安  
有三牟鞫獄乎蓋其意必欲盡殺一邊入而  
後已向非 大行朝至仁厚德則在廷之臣  
其餘存者幾何今若更設鞫獄則實未知至  
於何境將何以收殺乎初不設鞫則已既已

設鞫則事體重大豈可中止乎以向來胥命  
之人觀之其曰緩流云者此所謂彼善於此  
者也然則其時胥命殊未可曉也鎮遠曰  
聖教誠然矣 上曰其中鄭守寬金昌道之招  
豈有若此之招辭乎雖出於朝紙者初不掛  
眼矣此蓋世道陷溺人心晦塞而乃至於此  
極也到今更起獄事豈非重難乎鎮遠曰  
聖教恐有不然者矣書曰天討有罪凡討罪之  
際一循天理有罪者罪之無罪者宥之而亦  
於罪之之中或有一分可生之道則固當付

關義昭鑑卷二

二十一

之生議矣如是然後方可合於聖人好生之  
德向來禍故之家孰不刻骨痛心而此猶私  
家事至於 上躬亦不免誣逼則凡為臣子  
者莫不憤痛今若務快其心大行懲討則殺  
戮必過多矣臣亦知 聖明所慮實在於此  
臣等固宜仰體 聖意凡於推覈之道務歸  
平允而已何可徒事掩覆不覈其逆情乎獄  
體決不當如是 矣 上曰判金吾之言可謂  
知予意矣慘彼其誣讎則豈無積憤之心乎  
若徒事快心以至蔓延則亦恐有玉石難辨

之慮矣○知經筵閔鎮遠袖劄言粵若我  
大行大王臣於昔者六年春坊侍講最久伏見  
仁慈明睿溫粹和易誠是不世出之 英姿  
也加以 學問夙成 行誼純篤幸已

仁顯三后之上賓也哭泣之聲聞者莫不墮淚  
其能續 肅廟之業光 肅廟之烈者可必  
於他日矣不幸中年以後 痲疾乘之外庭  
諸臣咸懷憂懼思至誠夾輔隨事匡救以俟  
早晚 平復之慶矣 先王自量證患之難  
強有妨於酬應萬機托 殿下以儲嗣之重

關義昭鑑卷二

二十二

仍 命代理庶務諸臣愛傷哀痛不忍奉承  
者蓋亦有日矣及其有 世弟可乎左右可  
乎之 教則 旨意愈益懇切 聖慮愈益  
深遠而一種諸人自生疑恟恐其不利於已  
趙泰者不有請竄之臺啓率其徒黨冒入  
闕門不由政院直蒙 賜對而輒皆以 宗  
社將亡為言臣未知左右用事則 宗社可  
安 殿下代理則 宗社將亡者是果何說  
夫疾病之來聖賢之所不免顧何損於 聖  
德而一隊羣奸曲諱 先王之有疾陰以自

脫其欺蔽無嚴之跡不恤其上加玷累寧不  
 痛心凶徒於 肅廟則直斥其 大慶分謂  
 由於積年沈痼之 疾而恣意誣毀不少顧  
 忌於 先王則秘諱 疾患設為禁防言或  
 及此輒指為逆必也明言 先王以仁孝聰  
 睿之姿不幸有無妄之 疾為小人所障蔽  
 數年之間變易 肅廟之舊政者一出於羣  
 邪之眩亂然後始可解中外之惑釋後世之  
 疑而 先王本然之懿德乃得如日月之昭  
 揭矣 殿下近年以來險阻艱難亦既備嘗  
 之矣自在 潛邸已遭橫逆之言指素及進  
 儲位又遭鳳輝之沮遏世良之凶言繼以有尚  
 儉之謀害鏡虎之搆誣其他危動不安之端  
 不止一二此輩皆 宗社之罪人也○三月  
 上引見諸臣是日有四大臣仲 上曰向來所  
 謂廢立篡逆云者推而言之至及於何地耶  
 自不覺其上逼於不敢言之地矣大抵朝象  
 之岐貳在 先朝不至若此之甚始以斯文  
 事 先王之慶分至嚴形諸文字垂之簡冊  
 且於 大行朝疏 批極其嚴明故一邊之

閩義昭錄卷二

二十三

人舉懷怵畏之心乘機而設盡驅諸臣於惡  
逆之科苟究其所以然則果由於何地耶其  
時之人疑惑層生若論其心之所在則必欲  
網打一邊之人然後使不得措手耳合啓

大行大王連不允從且於向者取見鞫案賓廳  
二品以上之請對也亦不 允許 大行朝  
斬俞之盛意從可見矣一鏡辛丑疏與虎龍  
變書節節相符其和應之狀不言可知且虎  
龍變書出於何時乎若欲明言事甚恠駭故  
不言之禮曹判書閔鎮遠曰 冊封先來出

閔義昭鑑卷二

二十四

來後變書即出矣 上曰予於其時得見變  
書毛骨俱竦半夜蒼黃之中引接官僚蓋以  
此也其時推案雖曰拔去凶言若深思之至  
於何境耶右議政鄭澔曰為國之道辨邪正  
明是非然後罪者罪之則人心自服矣 上  
曰大臣之言是矣鎮遠曰顯忠懲惡之道有  
國以來不可偏廢者也效忠者褒之有罪者  
討之然後紀綱振肅人心感服今若以前日  
殺戮一切為戒不論罪之輕重疑之以報復  
只施寬容之典則犯罪者非但不知感激

天意抑恐反以為吾無所犯也如是而國可  
為國乎吏曹判書李宜顯繼陳如鎮遠言○  
憲府啓今此六賊既與逆鏡同罪而殿下  
只誅逆鏡姑值六賊實非為宗社嚴懲討  
之義夫六賊之罪非特構諸臣也乃所以誣  
殿下也誣東朝也為此疏者為逆而已在必  
討而已且凡以疏章得罪者只罪疏頭蓋可  
施之於微青薄過而不可施之於犯逆之人  
也况六賊攘臂擔當者蓋知與儉賊和應約  
東萬無一失故也若此者亦可以漫然隨叅

關義昭鑑卷二

二十五

無知妄作論之乎三尺至嚴決不可容儻請  
逆鏡疏下六賊亟命拿鞫嚴問決正王

法○鞫孫荆佐

三月始鞫虎龍兄時龍四月時鞫荆佐內時也

傳教有曰汝與知妖儉之事以辛丑所為觀之  
明若觀火即今羣心拂鬱乃由於奸狀之未  
破今之推問於汝者欲知顛末明其處分之  
意其間事狀從實直招事嚴問刑荆佐荆佐  
供尚儉與妖惡內人必貞締結做言以為  
闕中有狐着白簇道里往來托以捉狐多設  
機罟清暉門乃東宮問安往來之路也

尚儉欲阻遏問 安之路以圖陰凶之事蓋  
換局之計也渠之所為或恐 東宮有所親  
覩至有壅遏之舉其謀害情跡推此可知其  
時換局由於一鏡之疏彼此和應之狀人皆  
言之矣加刑荆佐供臣於尚儉至秘至密之  
情節雖未能的知其時每見尚儉持兩頭筆  
作書而或真書寫之或諛書寫之見人則驚  
捲其紙而深藏之頻頻徘徊於內門帳下或  
逢親密內人則顯有授書相通之跡內人乃  
是必貞其親密隱秘之狀 關內諸宦之所

闡義昭鑑卷二

二十六

共知尚儉自兒時受學於渠家隔牆沈成川

即孟家情好極密聞一鏡往來沈家與尚儉

時常聚會尚儉所為皆受其指揮矣荆佐納

命鳥○鞠金吾胥隸書吏李晚俊張翹漢羅

將吳弼周朴時維鄭起憲府啓壬寅誣獄之百般粧撰

一例虛偽者即 聖明之所洞燭也其中所

謂承服者或誘以如是納供則可生之意納

供後仍作結案者有之或既書承服招辭卷

其上端不令罪人知之勒令著名作為結案

者有之或以承服議啓而物故啓隨上者有

之或以他罪人拿來問停刑為啓而旋以承  
服結案書出者有之或已被十餘次刑全無  
知覺而若其所謂承服之招則縷縷詳悉決  
非垂死人之言者有之凡此數款極涉殊常  
中外疑惑至今未已誣告情節今方究問則  
此等教誘粧撰之跡亦不可不明覈請 令  
鞫廳摘發其可疑者考其日子其日執事書  
吏羅將並嚴問得情李晚俊供承服議啓而  
物故啓隨上者張世相也世相累受刑精神  
慌亂問目累問而終不能仰對喉間僅作遲



闡義昭鑑卷二

二十七



晚之語故以問目及遲晚二字作為主意以  
成招辭他罪人拿來問停刑為啓而旋以承  
服結案書出者李宇恒也其時他罪人未及  
拿來前病勢危重慮其徑斃即為遲晚取招  
而罪人氣息奄奄不能成言亦以問目及遲  
晚二字作為招辭未及結案而物故矣晚俊直招  
故放諸○鞫徐斗昌四月因臺憲府啓妖巫  
胥隸之子徐斗昌即賊商之僮從必貞之至親也  
向來凶黨之締結宦妾恣行凶謀斗昌母子  
實為其蹊逕內外和應之陰凶情節畢露於



宇寬之招而賊商就擒之後亦不敢諱其帶  
率之狀則究覈斗昌獄體當然而其時乍逮  
即釋端緒未露輿情憤惋久而愈激請斗昌  
亟令拿覈累加刑訊杖斃○鞫沈廷玉廷玉  
益昌之子時益昌已死因臺啓問廷玉<sub>四</sub>廷  
玉供臣與元徽為異姓再從不可謂不知一  
鏡即臣前母之從弟一鏡少時追遊臣父而  
所謂凶謀及辛丑十二月初六日擇日之說  
臣不知矣刑訊廷玉供妖儉是寧邊人也一  
鏡元徽皆經寧邊府使故與妖儉情密者久



辛丑七月晦間夜三更許尚儉家忽暎火光  
有開大門聲追後聞之則一鏡來也蓋一鏡  
之如是往來非止一冉矣加刑廷玉供臣問  
尚儉曰金叅議即朝士何故來耶尚儉曰金  
叅議言吾方欲應 旨陳疏批答何以則速  
下若遲下則事無益矣吾曰城主分付如此  
若預知疏入時則出納之際當有周旋之道  
云矣元徽以平兵下直時臣問前所欲為者  
今乃為之果好乎徽曰好矣仍曰一鏡輩當  
局欲蕩平天下所謂蕩平欲盡殺老論專用

南少矣元一瑞與尚儉交結往來之狀入孰不知尚儉家有客每夜來到臣問尚儉則曰元徽尹就商睦天任元一瑞往來謀議而換局後就商為訓將元徽為平兵睦天任速為陞遷且復其祖官爵等事此乃辛丑至月後臘月初間事也因廷玉招問廷玉弟廷紳更推廷玉廷玉供辛丑至月晦臘月初臣謂尚儉曰就商徽等所圖之事既是重大所與同議者必不止四五人汝須言之尚儉曰金叅議言圖得䟽批之外䟽下六人必須並即除

職之意縷縷懇托矣將加刑廷玉供辛丑九月間一鏡以書邀臣其後數日臣果與尚儉偕到一鏡家一鏡曰以吾之文製䟽以進而少有尚儉之周旋則豈有不成之事乎臣與尚儉笑曰令監之言皆好矣其後臣與尚儉偕往一鏡家為三矣一鏡來尚儉家累矣臣與一鏡同會尚儉家為一矣一鏡之來訪臣家亦一矣前後聚會謀議皆是䟽批速下換局速成之事而已一鏡之䟽乃其肯綮而在內主張圖出䟽批者尚儉也凡老論䟽章欲

為從中沮遏而主張此事者有道也加刑廷  
王供辛丑十月初二日夜初昏臣往尚儉家  
尚儉方與一人坐於門左邊軒上密密相語  
臣曰汝與誰相語至夜深耶尚儉曰吾與前  
所云尹先達蓋以隱語指乾商相語矣就商先去臣  
遂起來尚儉以切勿宣泄之意握手申戒矣  
後命廷王減死島配廷紳定配○鞫尹就  
商五月鞫廳啓罪入尹就商之招因巫女締結  
石烈一款以字寬之其時誣服為自明之端  
其言不足取信尚儉家往來聚會事縷縷發

關義昭鑑卷二

三十

明別無指的其所以為緊證者以病廢出入  
為言而辛丑以後累年從仕出入無碍則病  
廢云者全不成說且明白發告者廷王而不  
請與廷王面質欲與廷王之諸弟對辨者必  
知其教誘變辭之曲折而時廷紳言通廷王使之變辭為  
此圖脫之計請以此發問目更推傳教有  
曰觀此所供其為自明都不成說廷王之初  
問也不舉某人之名而渠自納供數入而就  
商之名亦在其中以伊時事言之其所脈絡  
與造鏡相符而今乃不知妖儉之在於何洞

門在何處之說極涉凶狡渠以世祿之臣身居將臣不思報國之道敢生患得之計與一小豎綢繆謀議患得之心推之於大聖人斷案如何此正是可忍之類也今以推問於渠者絕痛表裏綢繆之狀與國朝所無之事不待究問而直為正法渠何冤屈若復牢諱不為吐實則三尺之法不用於就商而復用於何人乎嚴加盤問而廷王之只言往來之人而與渠綢繆之狀不為吐實果如啓辭更為嚴問而若不直招則更加嚴訊事分付更

推就商廷王就商面質鞫廳議啓就商請刑推 答曰依啓就商以白首武弁累經將任又至正卿則於分足矣有何不足之心而忘國恩之難酬生患失之鄙志暗附逆鏡潛結妖儉起無前之變恠亂國家之三尺其心如此甚事不做何待面質而後可知逆節而日昨下教蓋出曲恕則嚴問之下終不吐實今於廷王以目覩為說則非比所聞者而尚不吐實若不嚴處則無以懲亂賊亦何防後弊乎各別嚴刑期於取服累加刑訊尋物故○

兩司啓世良辛丑之䟽逆心彰著其所謂天  
無二日陰移 天位等說窮凶絕慝肆然誣  
逼於不敢言之地實與鏡虎兩賊根株相連  
脉絡相貫通天之罪本無異同而莫施兩觀  
之誅遽斃牖戶之下神人之憤庸有極哉今  
雖不能肆其尸於市朝若其孥籍一欵係是  
當施之律斷不可以其身之已骨而廢之請  
命有司亟行世良孥籍之典以伸 王法○  
備忘記噫昔年 先朝處分至嚴且明而  
大行朝繼述之意藹然於絲綸之間而逞憾之

關義昭鑑卷二

三十二

輩恣意網打搆誣大臣廷臣於惡逆之科噫  
嘻痛矣黨錮害人何代無之而未有如此輩  
之毒手若非 大行朝至仁盛德則於廷臣  
保生者其幾人耶逆鏡倡之於先為前鋒賊  
虎應之於後為聲援其間十一人事發啓者  
乃鏡虎之犄角也至於妖儉是鏡虎之爪牙  
也上賴 祖宗朝默佑又被 大行朝至友  
至愛之盛意纔除妖惡一種狠毒之輩大生  
疑恟陰使虎賊遽上變辭後鍛鍊獄事恣行  
誅戮世間天下豈有閱歲鞠獄者哉吁亦慘

矣非 大行朝欽恤寬大之盛澤則其將快  
心而盡戮矣至於兩年而已哉既曰搢紳疏  
則何只七人疏中所論與賊虎之言何為其  
相符耶指謂此疏曰為世弟者乃妖儉從中  
之說也故是予所以請其奸惡之罪於

大行朝矣由此觀之表裏相符明若觀火噫嘻  
四大臣以為國之忠慘彼其誣於今彰

大行朝德意伸大臣之冤枉其所誣陷諸人竄  
而殛之未為不可而予不深治者亦有意見  
然明其是非乃人主之所管也尤不可不使

聞義昭鑑卷二

三十三

中外曉然知向日奸凶誤國之事少無貽累  
於 大行朝盛德矣至於誣服而成其奸凶  
之計者斷不假使圖生陷人者懲畏而戒  
焉咨爾喉舌之臣承此予意其令館閣之臣  
作文頒示威使中外洞然知處分○ 上命  
疏決誣獄右議政閔鎮遠判義禁洪致中入  
侍 上曰今日備忘已言其大槩矣虎龍上  
變後有引見宮僚事矣其後凶言多不忍聞  
雖匹夫猶不忍以污辱加於其身况予受  
先朝遺體其何忍當此污鱗之名乎黨論何代

無之而萬古天下豈有如壬寅事者乎如非  
大行三至仁盛德今日廷臣豈有得全者虎賊  
變書中乃曰洗東宮難洗之誣而實則渠以  
難洗之名加之於予也其時予則自劃曾有  
上書而宮僚亦不見矣賊虎既加予以陰凶  
之言則按獄之臣請治可也而只以拔去此  
一段為請拔去云者外為好言而其計尤巧  
豈非絕痛之甚者乎如欲究問則獄事不成  
故只請拔去其可忍此哉予於昨年已言之  
矣雖史冊上有如此說則予不欲見豈意於



予身反受此罔測之誣乎鏡之辛丑疏與虎  
變書一也搢紳疏云者滿朝同叅之謂也只  
止七人而謂之搢紳疏何也彼中亦豈無知  
其凶慘者怵於鏡之威勢無一人言者寧不  
痛哉以鏡疏謂之為東宮疏者即妖儉幻弄  
之說也此予之所以請其罪於 大行朝者  
也如非 大行王友愛則何能有今日儉事  
不成變書乃出一邊廷臣盡欲屠戮而後已  
慘矣三手中所謂劔者豈可以此謂之逆乎  
頃閱推案見贈劔條固已疑矣今聞大臣之

言誠可笑也人之相贈以劍者多矣此不過龍澤偶以劍贈白望而虎龍仍以湊成者也以此言之劍之一說已落空矣以樂言之爽實尤甚至於池烈先朝老尚宮也渠以老宮人有何希冀而乃為逆耶適為虎所知故引以為證耳渠安敢乘喪矯詔耶渠之為人予知之決非為逆之人且其時已死既骨之後雖欲為逆得乎宮城扈衛之說以物議觀之已知其誣今又聞之益知其妄矣至若誣告者承望風旨妄希生全專欲賜罪於諸臣

而以為自脫之計其情態絕痛矣鎮遠曰壬寅獄事既知其構誣陷害則削勳一節不可已雖以虎龍單錄不成錄勳貌樣而不可仍存也 上允之曰反案後削勳一節次第事也○憲臣筵請就商子志絕為安置有曰以父子並寬不忍為教此甚不然此漢陰凶之狀已陳於啓辭渠以其父之獨子棄其父於謫所忙急上來其罪既大來後出沒閃忽蹤跡詭秘人心危懼國言喧藉實是國家之憂安置之請恐不可不從矣○五月諫院



啓請師尚丞正邦刑○七月 傳旨安置罪人師尚拔身之初已為名義之罪人立朝以後專事凶譎之伎倆峻曠凶溥偉漏罪網鳩殺林演圖絕裕根先場代製竊占兩子之科名密地經營久主凶黨之陰謀其處心行事何莫非窮凶極惡而此於渠猶是薄物細故試以其最難容貸者言之厥有三大罪焉曾按嶺臬政當厨院移直之日肆為宴飲張樂之戲臺章峻發罪名狼藉惟我 聖考深惡久錮終不收錄愠懟之志實深於此及其兩子賊科之 特命削去也怨毒之心尤益次骨挾贊羣凶作為囹主吠日射天之計無不攘臂擔當頃年一疏至舉昏朝之時敢擬

寧考之聖世其罪一也白望之上變實告謀害

國本之賊而不待鞫究挺身入對狙擊請覈之老臣以絕保護東宮之路聲援待命之羣孽終售撲殺告者之謀此其罪二也向者大臣之聯劄不過請遵丁酉之舊例則苟有一分臣子之心者宜無異視於前後而至謂之篡奪凶逆必加以慘刑極律此其意豈但在

於諸大臣而况其在外而未入也以先除大臣不可遺一之說貽書賊鏡大播都下既有先除之謀則後所欲為者灼然可知 宗社之得有今日豈非天歟此其罪三也為人臣而有一於此固難一刻容息於覆載之間况有此三大罪乎又况與賊鏡身二而即一心腸姓異而便同兄弟一動一靜無不相關片言半辭無不同響而賊鏡所製教文無非師尚之所與知賊鏡招中或者之或賣友之友盖指此等人者明若觀火逆鏡既伏王法則

闡義昭鑑卷二

三十七

此賊豈有獨逭之理乎神人共憤舉國同仇不可以絕島安置而懲其貫盈之罪大抵論罪之道得其端緒始乃鞫問而鞫廳之規必待面質更推後乃為加刑實出於審慎之道也先除大臣之語雖極凶慘此乃私家文字則不可以是直用一律矣至於其子削科事乃是 先朝特教則渠等復科之後揚揚自得縱恣無忌未復科之時其心可知矣且取考政院日記則其疏意向與逆鏡無異逆鏡正法之後渠作哀冊文若有一分嚴畏之意

則何敢用如許文字乎其後更為付標以入

本文莽卓既誅  
改以凶徒結戮尤可見其意之凶慘也

先朝曾有師尚用意不正之 教予於今日有

所愴感處矣近來黨習益痼而未有如一鏡

師尚之甚者也一鏡既已見誅而師尚不為

正法則後世必無懲畏之道處絞其子獻章

極邊定配○八月頒 教中外大小臣僚者

老軍民閑良等 王若曰嗚呼向年之事尚

復忍言之哉奸凶堵立謀計潛巧搆成大獄

草薶士類苟求其心之所抵蓋不但止於是

關義昭鑑卷二

三十八

而已至今思之寢夢猶驚今當維新之日公

議幸已快伸茲將前後事端洞泝源委以布

論于有衆其尚明聽之無譁洪惟我 肅宗

大王仁明剛大天命自度其於斯文之事倫

義之重允兢兢致意肆辛巳丙申兩 處分

至正至嚴可以建天地而不悖矣而惟彼凶

黨之心與此背戾固已有素則安得無怵畏

疑賊之意耶蓄憾積怨思欲一逞而未有會

也 先王初年儲位見虛入心靡依付托無

所深惟 宗社之重爰策眇末之身奸黨乘

此時肆其凶圖冒嫌之言為其張本疑惑之  
說繼又危動與夫夜半叩閤北門潛入之事  
其意至凶其計至密而至於天無二日之語  
陰移天位之云尤極慘毒有不忍見率之逆  
鏡驅率六賊倡上凶疏作前茅於外妖儉以  
鏡爪翼陰幹密機為蝨蠹於內表裏煽徧裕  
迫頃刻幸賴先大王友悌篤至不得逞志  
儉旋就戮自是之後凶逆之儔大生疑惴為  
計日深遂乃唆嘆虎賊亟上變書書中誣及  
予身語極陰慝旨意吓注路人亦知且其上

變不先不後必於使价竣還之翌日則渠輩  
肝腑於此益復呈露難掩矣獄事纔起庭鞫  
有命則慮其奸情之易透汲汲求對移鞫  
於本府操縱伸縮惟意所欲而又請勿問勿  
書置予於黯黹之中仍復初出三手之說吁  
謂三手一則劔一則藥一則乘喪矯旨也劔  
則不過折澁之常刀謂之匕首萬不近似藥  
則其謂買之者姓字違反用之者日月錯蓋  
至於矯旨云者以出森為忠兵作一大關揆  
兩代授者又擬出外則其言自歸破綻又做

宮城扈衛之說作一肯綮而其謂同議之大  
臣實已出疆有月則構虛捏無之狀於此益  
自彰著彼輩所指而為逆者輒稱三手而惟  
此三事率皆無所着落其稱承款者又多強  
押於死後自古以來亂獄何限而豈有如許  
虛罔之獄事乎嗚呼四大臣以先朝舊德  
不顧一身之死生惟務殉國而盡忠臨危定  
策丹衷炳然此可與伏節死義者比論至若  
枉罹慘酷秉志不變者亦皆貞亮忠純之臣  
而備加淫刑次第殄戮天下寧有是耶尤可

痛者稱以討逆至錄虎賊於勲籍強要千  
乘之尊乃與賤隸同軟盟盤之血侮弄君  
父矯誣上穹略無所顧憚至於逆鏡所撰  
文字中鍾巫蹀血等語愈益凶慘悖逆絕理  
窮凶極惡胡至於此蓋其設心造意實在於  
捏成罔測之案盡殺保護諸臣因以作上侵  
之階以快售其原初陰計而乃若門生國老  
之喻其意指悖慢尤非臣子所敢言者嗚呼  
大舜處畎畝之中有成邑成都之效孚應之  
不忒有如是夫而顧予平日素蔑自修之工

德不足見孚誠未能有格以致狼心未悛蛇舌愈閃終底於忠賢駢命國脉斷盡剪焉有傾覆之勢予身亦在朝夕危懼之境向微我祖宗默佑於上先大王至仁盛德有以全安而扶翼之則予安得有今日乎原始而論之惟此一種奸凶之輩俱以肅廟大正斯文後棄斥之人百計凌逼於不敢言之地必使社稷顛危以洩宿怨故其日夜所經營惟在此耳罪惡之貫盈實前史所未見也嗚呼惟我先大王慈仁愛人好生之意藹然於絲綸之

間當兩大臣之被極褫也即降還收之音間以灾咎頻命疏放聖意所在即此可見向來褫變雖靡所不有豈以此貽累我

聖德也肆予追先王遺意即命伸故相臣金昌集李順命趙泰采李健命之寃復其官爵賜以美謚李晚成洪啓迪金雲澤金民澤金濟謙趙聖復李弘述尹慤白時者李尚馮金時泰等還其職牒贈爵秩逆賊金一鏡睦虎龍等並依法正刑李師尚姑從末減之律參酌處絞革罷扶社功臣收其錄券其餘凶賊

或寬或黜或囚鞠誅討之典雖姑稽於今日  
順逆之辨庶少慰於神人方當蕩廓之餘可  
無播告之脩咨爾中外臣庶咸知予意斥邪  
佑正永肩乃心以保乂于邦家於戲伸寃討  
罪適循天理之公開國承家永絕小人之愆  
故茲教示想宜知悉大提學李宜顯所製也

闡義昭鑑卷之三

四年三月逆賊麟佐希亮弼夢等舉兵  
叛 王師討平之諸賊悉伏誅初鏡夢虎龍  
等講張凶言謀害 上躬而賴 景廟仁聖  
未售其計及至甲辰鏡虎誅而夢配絕島凶  
黨之為計日深李有翼朴弼顯密啖沈維賢  
做出陰慘不忍聞之說以暗應鏡賊教文中  
凶言而逞其不軌之圖蓋維賢為人妖邪傾  
險與有翼弼顯及弼夢子師寬等為死友  
國家以維賢戚聯 王室待之優厚而猶以

闡義昭鑑卷三

一

不得高官常怏怏怨望有翼等諸賊因以慙  
惠激發其邪心遂使之造言先倡而往來京  
外相與傳播煽惑於是羣不逞怨 國之徒  
靡然而動如宗道義徵餘孽之類聲氣相連  
合勢締謀釀成滔天之變噫嘻尚忍言哉亂  
作之後諸賊之供皆以有翼維賢為言至李  
師魯任環之招出而有翼等教誘維賢之狀  
尤畢露無餘矣前秋冬間繹騷日起至是年  
春益甚而連有掛書之變掛於全州者宋賀  
李世龍也掛於南原者鄭倬也

全南兩掛書  
弼顯作宋賀



從姪書

掛於京城西門者翼觀順觀也

翼觀作順觀書

其言皆窮凶叵測至是李麟佐陷清州遂投  
凶檄於列邑稱推戴宗室坦兵犯畿甸鄭希  
亮李熊輔舉兵於嶺南李思晟以平安兵使  
方圖繼起南泰徵以禁軍別將約為內應危  
亡之機迫在呼吸而卒乃 聖武英斷 宗  
祊再安者天也征討鞠治之始末詳載勘亂  
錄

噫粵自輝考疏劄之後逆黨之為計日深  
鏡䟽虎書互相和應其所以圖害 聖躬



闡義昭鑑卷三

二



者靡所不至而賴 景廟睿聖仁友之德  
終莫能盡售其計則賊鏡乃於代撰之文  
敢肆其凶言誣說以逞其不道之心通天  
之罪亘古之惡人孰不扼腕而切齒哉逮  
乎甲辰彼鞠伏法之後餘黨遺孽其宜懲  
懼戰伏而敢蓄怨懟之心猶襲悖慝之言  
始焉有天海之變繼而有掛書之變終而  
有稱兵犯畿之變幸賴 皇天 祖宗默  
佑陰騭諸賊次第就捕而凶言未歷逆謀  
根脉一一綻露於賊招之中盖天海之凶

言有翼弼顯之所做出維賢之所倡言順  
觀之所指使而有翼弼顯之必使維賢倡  
言者以維賢戚聯 王室其言易以惑人  
故也維賢之所以同情合謀者本以輕佻  
妖邪之性被其利誘動其逆心也順觀之  
掛書即觀孝有翼弼顯之所指揮而一從  
逆鏡教文之言也 舜佐熊輔希亮崇坤等  
諸賊之構亂是亦有翼弼顯維賢之所慙  
患也有翼弼顯維賢又皆以弼夢為宗主  
鏡與夢即身二而心一者也凡此構亂之



類或以逆豎凶黨之餘孽廢棄鄉里而敢  
懷讎 國之心或以患得患失之邪心無  
所不至而遂肆無 君之惡謂天地可侮  
謂日月可翳而造作陰慘罔測之誣說輾  
轉流播以應逆鏡甲辰前誣 上之凶言  
者罔非推戴逆宗貪饗富貴之計而或陰  
主而密煽或雄唱而雌和以致逆黨滋熾  
叛氣連亘自有天地君臣以來凶腸逆節  
豈有如此賊輩者乎蓋自天海凶言之後  
一國臣民沫血飲泣必欲得其造言指嘆

之人而魑魅之情狀莫測梟獍之窩窟未  
破輿情之哀痛未嘗一日暫弛乃者凶魁  
醜類自吐情節妖腰亂領咸伏斧鑕神人  
之憤可以少洩而至于今年又有致雲鐘  
夏徵志等之逆變人心之陷溺豺性之難  
化一至此哉一至此哉噫嘻痛矣噫嘻痛  
矣

勘亂錄宰臣宋寅明朴師洙之承 命編次

者也 五月有命 始以逆鏡教文為始之意稟定

司諫李世璉陳疏言今此勘亂錄以逆鏡教

閩義昭鑑卷三

四

文為首蓋逆鏡教文實為夢顯之前茅鳳輝

之疏又為賊鏡之資斧必以此疏起頭然後

本末該備亦可使觀者懲創請 命勘亂錄

以鳳輝疏起頭 李世璉疏在 後 命以三月

上變起頭勘亂錄既成 宣懿王后始詳知

逆黨凶言 下教曰世道若此做出窮凶巨

測之言此非但誣 當宁反以鱗 先王可

勝痛哉可勝痛哉 行見錄 其後吏曹判書朴弼

周䟽中舉此兩言之曰真女中堯舜之言也

庚戌六年三月 命鞠逆賊坡圻羅弘彥等

諸罪人皆伏誅弘彥以戊申賊崇坤崇大之  
至親思孝之友壻凶謀陰計無不與同其冊  
子所錄犯上不道之言尤凶悖諸賊之所  
推戴即垓圻也垓圻楨柵之從孫閔就道之  
外孫兄弟俱出銀貨助逆而賊徒稱圻為人  
勝於垓真推戴在圻云問垓圻並施刑鏡疏  
下三賊亦鞫問傳旨罪人垓圻身居宗籍  
不思朝家前後曲保之恩締結凶徒交通貨  
賂互入推戴為其謀主自戊申至今日窮凶  
極惡至妖且慘之變專是倚恃於此賊兄弟



則此實逆之魁禍之根神入交憤王法至嚴  
所當明正典刑而磬甸自有古法酌量處決  
亦有我朝已行之典特為參酌處絞問弘彥  
以汝子啓泰拿來時搜得文書中有汝所錄  
冊子而其中有不忍聞不忍道之言末稍有  
侵犯景廟不道之言此必庚子以後一種  
怨國之類敢生讎國之意初出不忍聞不忍  
道之說作為不軌之階梯而以其不得志敢  
為愠憾之說至及於不敢言之地者尤若觀  
火諸他凶說俱在汝冊子中雖不忍提說於

問目中其所聞年月及其傳說者從頭至尾  
一一直指弘彥供所錄中毛髮凜然云者聞  
於羅斗冬所謂節義凜凜者亦聞於流傳逆  
鏡賊虎不稱臣而稱進賜聞於崇訓之兩弟  
崇誼崇說哭班往來之際羅斗秋兄弟傳此  
言金南復言天海事朴哥之所傳金履輅亦  
嘗傳言矣 傳旨罪人弘彥以逆賊崇坤晚  
致之切族每懷怨國讎君之心欲售詬天罵  
日之計陰與凶徒做成凶言轉相傳播而至  
於冊子所記之語尤極凶慘誣逼 景廟語

閩義昭鑑卷三

六

涉不道此已窮凶極惡而若其獎鏡虎以節  
義誦天海以義士其心所在萬萬叵測實為  
掛書之根柢凶檄之嚆矢與戊申凶賊腸肚  
相連而渠既自服以大逆不道現告其傳說  
諸賊則凶逆情節彰露無餘如此凶賊不可  
以循例結案而處之依弼夢例舉行

垓圻兄弟以廢錮餘孽復通屬籍並屬崇  
列 恩至渥也而猶不悛其惡乃於戊申  
與逆坦互入凶賊之推戴而偉蒙曲賞至  
是為計益急凡道隆道昌等放火埋凶之

謀無不主張指劃至於出銀貨行賂而助成之亂臣賊子何代無之而其設計造意之妖凶陰慝豈有如此賊者哉雖情節旋露並伏常刑而追思肘腋潛伏之危機呼吸垂發之急變不覺體慄而膽寒尚忍言哉若夫弘彥以戊申羅族中漏網者潛伏鄉閭肆為陰慘叵測之說其凶心逆節視鏡海諸逆殆有甚焉何幸天討夫行輿情少洩而此莫非逆脉相貫義理數滅之致噫嘻痛哉

闡義昭鑑卷三

七

傳旨絕島定配罪人李真儒尹聖時徐宗履等辛丑一疏昨秋下教鏡儉締結之狀於渠斷案也其何更問者而此啓不允予意在焉非曰三賊之無罪也若是相持王綱漸解時象之相阻由此特甚並令王府為先設鞫嚴問果與鏡儉一心腸也則夫正王法懲勵世道並拿來先是四月諫臣啓請疏下三賊嚴鞫正法至是有是命鞫廳啓罪人真儒聖時宗履更推嚴問之下敢為抵賴情節絕痛請並刑推答曰依啓真儒等三賊祈雪備

忘渠何以先知而呈疏乎此與妖儉相應之  
狀明若觀火而雖以妖儉正法時陳達之辭  
欲為發明其時雖逆鏡當之非作叛之前豈  
無此言耶况其後相異亦因宦慾相不平者  
為賊鏡之疏下為賊鏡而右袒此可謂無所  
不至者宗履招中猶稱討逆尤極痛駭以此  
添問目其後三賊並累施刑訊杖斃

**庚申**十六年五月三司啓請鳳輝泰者退奪  
光佐姑先罷職

**乙丑**二十一年九月逆賊翼觀順觀從子奮

八  
闡義昭鑑卷三

以誣罔朝廷杖斃憲臣以大逆不道請施孥  
籍之典

嗚呼戊申平亂之後逆黨謂已鋤盡而逆  
奮招誘十魁餘孽又謀不軌逆種滋蔓逮  
夫今年而變亂至於滔天噫嘻可勝痛哉

**丙寅**二十二年九月憲府啓逆鏡疏下諸賊  
其通天之罪同一心腸而天網高懸鬼蜮  
莫逃或伏典刑或斃杖下而獨鄭楷牖下之  
死在於戊申之前顯戮莫行官秩自如刑政  
有斑駁之歎神人激憤惋之情請鄭楷退奪

官爵益寬即幸壬凶徒之一而鏡虎諸賊之  
謀無不通關而幫助至若問寢視膳之說足  
為渠斷案而其危逼侮蔑之狀實與考輝無  
異已極萬萬凶悖而及夫戊申變亂之初按  
節北藩與昌悌黃溥聖欽輩綢繆密議海島  
造艦之狀營下鍊卒之跡醬汁之漬於綿布  
營廩之糜為乾糲按撫查狀既為昭著渠之  
疏供亦不能自掩則其南應麟亮西響思晟  
之逆節彰露無餘而特以攀援有力刑法不  
加暫時薄寬先被陰誅官秩至今自如輿情



聞義昭鑑卷三

九



久而益激請權益寬退奪官爵 上允之○  
三司合啓輝者恒事藥房入侍 傳曰趙泰  
者崔錫恒事予意有下教者待其快愈當召  
大小諸臣上下問難後當慶分而觀今世道  
可謂寒心聞大臣陳達於柳鳳輝事恒日持  
難者予今釋然莫重懲討不可一例依違太  
阿在手何待苟且湊合而為請乎特允三司  
之請翌日藥房入侍有 傳教泰考錫恒特  
施削爵之典

戊辰

二十四年十一月鞫權縑權嵇等並杖



斃問嵇嵇供今月初三日臣婢世分忽得書以示臣其書有曰索辭于增慎獻于天臣持示臣叔權縹曰此天書乎入書乎縹曰此非難知之事而極異常矣以文理言之增字似指驪川驪川即增壽踊臣初未覺增字之似屬驪川及聞縹言而知之臣曰驪川家若有此等訓辭則誠為異常矣縹曰何以知之臣自初三日連宿於縹家縹曰汝知此書天作耶人作耶臣曰天何以成言紅綿布妖書書於紅綿布故云亦何以在天乎云則縹曰吾意亦然矣初六

聞義昭筆卷三

+

日臣往驪川家問於驪川曰有先訓乎曰無又問曰有何夢兆乎曰無又問曰有何異常之事乎曰無臣曰吾初三日忽得異書辭意異常此處若無他可徵事則不涉於此家矣驪川執手而問曰吾視汝若親子弟汝不視我猶父兄可慨汝有所懷第言之臣早孤聞其言感悟仍以書中所見者告之美臣初欲以三条設問之意問於縹則縹曰汝欲問則問任意為之凡與人言雖恐動之難得使人直告汝之先發必易矣問縹縹供嵇果以三

奈欲問之說來言故從容開說使勿過動矣  
增字之義嵇杲不知而臣言之臣心以為似  
是驪川名字矣更推縹供心動之說臣全然  
未覺矣嵇以為觀其舉動則可知云而驚心  
則有動矣動與靜為對動於中則謂之心動  
動於外則謂之舉動有於中則必著於外而  
根本則心也問字知字之間分數有之問字  
則上教以陰慘之事問之何意為教故  
臣以知字為對矣臣以知字為言則似不至  
於陰慘之境而使嵇往知者非陰慘之事也



只欲知驪川家投書與否耳縹又供嵇則驪  
川火下所見書雖不知為投書而以驪川之  
愁色疑其殊常臣則斟酌知其與嵇家所得  
者一般矣縹又供驪川若不知嵇家亦有此  
書則豈不愍然乎驪川向日亦有愁色云今  
往問而又愁色則可知其心動故果使往  
問矣三条非他說即投書中辭意而以祖訓  
言之其問亦是成說矣問權繕繕供臣往宿  
驪善即增平逆家海恩增之燕與驪善言曰  
有慶事矣臣問何慶對曰吾家有投書事汝

家亦有投書事而筮對 慶分俱無事矣驪  
善曰初二日時祭時入祠堂則有投書之變  
罪人斯得然後可達其後嵇言渠家亦有投  
書云故有請對之舉矣驪善又曰汝家有此  
事而汝嫡從維即使嵇探問於西學洞家增云云  
故臣問于嵇曰其欲往知者何意嵇曰往問  
驪川而驪川若有心動則吾當絕跡矣臣還  
家則驪川急送人邀臣故往見則驪川曰安  
國洞家維使嵇來問我之說是乎吾豈為逼人  
之言乎驪川仍使臣往傳於安國洞故臣往



闡義昭鑑卷三

十二



問縹則縹曰使汝知之之說吾果為之矣

縹即益寬之族一鏡之外黨而為人妖邪  
狠毒曾為臺職疏訐大臣宋寅明竄極邊  
蒙放而亦枳廢多年故居常怨 國為計  
無所不至嵇者縹之從姪自幼被育於縹  
而與增為中表叔姪增又縹之所嘗深交  
者也增家嘗行時祭祠中忽得妖書其時  
親戚祭祀者惟嵇兄弟則非嵇兄弟而誰  
為此乎此已可疑增壘之就火見書也嵇  
從家隅窺見則其自為投書而覘察增壘

之狀又可推知其後嵇往見增佯若不知  
增家之有投書只發三条之問而仍言渠  
家有投書其辭意如此如此者欲使增異  
其書意之相合動其非分之心也其所設  
心用計誠萬萬妖凶而嵇則年少雅騷凡  
事皆聽於縲則此其為縲之所嗾使又灼  
然矣增則得妖書與壘及燿燿同看而及  
其筵對稱以即付火嵇之三問有非人臣  
所敢聞苟非與之同情合謀者孰不即捕  
以告而增乃於事發數日之後始請對而



闡義昭鑑卷三

十三



語多不實及壘之乙亥被鞫也逆節尤彰

露

詳見下壘事

蓋縲嵇凶計與戊庚諸賊之推

戴坦垓圻同一心腸而為乙亥羣逆之根  
柢矣

# 闡義昭鑑

四

部	史部
類	雜史類
番号	2-289
冊数	3-3

1305
7
3-3

部	
類	
番類	
冊數	
備考	

共三

英德書院藏本  
史部新編  
總督府寄贈本

闡義昭鑑卷之四

乙亥三十一年二月全羅道觀察使趙雲達

馳啓羅州掛書有奸臣滿朝民陷之變訥得

尹志及諸罪人可疑狀又狀聞上命拿鞫

志等並伏誅○問林天大天大供臣以羅州

下吏正月二十四日場市歸路見客舍望華

樓東邊第二柱有掛書一張朴順已摘下臣

奪取傳給于座首柳順泰適逢下吏李孝植

言及其事則孝植問其書如何臣答其書如

此孝植曰頃見尹志寫出殊常文字聞汝所

闡義昭鑑卷四

傳此必志所為也刑推天大供臣與志同契

二十二日夜志在其內房招臣入而語之曰

吾以訓練大將之子二十年在謫不得蒙放

等是死耳欲為掛書動搖人心人心動搖然

後方可有為矣當初志與金沆兄弟林國薰

父子李齊春羅貴永奇彥杓吳時大父子李

宗茂李孝植諸人同為謀議昨年六月稷會

後臣夜見志志曰此處兩班常漢皆矜我之

久謫欲與同事吾若犯國則汝亦肯同心乎

臣曰事成則豈不好乎其後又往見志志曰

今則吾家所親人幾盡締結而只是三十人  
以此三十八何事可為乎人少則事不可成  
以作契為名三十人又各得數十人則可以  
為之李孝植羅貴永李齊春苛彥杓諸人方  
各隨其力募得同事之人汝亦募入而相親  
其其人處皆言之可也先為掛書騷動人心  
乘此時為之豈不好乎此事頗有可成之勢  
財力則官吏皆掌倉庫可以取用軍器則稱  
以庫中失火偷用為可云矣累加刑訊終定  
配以志逆節天大捨○問李孝植孝植供

闡義昭鑑卷四

二

正月念間往志家則志獨在寫書而見臣握  
於手中之際見奸臣二字其時茫然見之矣  
二十四日場市林天大謄凶書示臣曰汝見  
此乎臣見之辭意凶慘故問其何以處之則  
答以摘給座首臣見奸臣二字相合故以為  
必是志所為云而以給座首為善處矣志於  
丙辰自濟州來住於臣洞內臣學通鑑於志  
矣更推孝植供臣與志子光哲等結契事果  
有之志作契聚錢以為前頭財多則有可使  
處云臣因與其子同為謀計矣志以久未解

謫欲為賊財物則將用於軍糧今番掛書欲動搖人心之計矣昨年六月臣與林天大李宗茂金沆會於隣德亭達曉而罷掛書時志以掛書示臣曰欲以此給林天大使掛之動搖人心將以謀逆也吾久在謫未放前頭或有使汝之事汝無異家人着實為之可也臣問何事則志曰與汝雖死事當為之若謀逆得成則當使為羅州牧使矣掛書其時已書置四行紙則狀紙而大於手掌字大於各邑報狀字字畫黑林國薰奇彥杓皆知此事矣

刑推孝植供臣與賊志父子相為交結有若父子奴主今正月念間賊志手書凶書之時果為目見之狀前已直招臣雖言于天大既未及告官知情不告遲晚正刑○問林國薰國薰供意外羅州有恠事臣父曰羅州漢必無在羅州為之之理此必有怨 國之徒為之監司入羅州時志奴負籠來臣家志曾有契案冊而不入籠中臣無一拔出者既見之後更為縛閉納于監營彼拿時來到公州客舍志書示冊字臣答以盡納官家則志大驚



曰其中多有得罪時象之語臣既曰無遺盡  
納云而志則猶疑臣之或有所拔矣許多文  
書必不盡藏於小籠或分送於他處矣刑推  
國薰供志父子之與京人相親者臣不知而  
夏徵曾與志相親夏徵在羅州時志之子常  
在衙中鄉人相親者林徵遠杖斃而柳尚轉  
柳鳳泰尚轉是鳳輝之族前此已故數三往  
來志家矣京人李姓字躋伯即師尚孫修敬者亦與  
志相親庚午年臣來京中志家時躋伯者來  
觀其酬酢似親密矣其時坐客則希哲妻甥

闡義昭鑑卷四

四

李姓人臣留希哲家數日而兩李數來矣希  
哲妻甥兄弟多輪回往來而其中名明祚為  
普昱之繼子者在羅州時相親往來矣今番  
金溝道中孝植以為吾則知掛書幾微云矣  
國薰又供所謂尹修撰不知其名所謂序文  
不知其意而題則夢錦堂序夢錦是志之堂  
彌也所謂夏徵之婿夏徵喪妻時來志家矣  
志聞馬虎之灾無憂喜而曾有星隕故志以  
為此天鼓星也壬辰年前有此變今聞有此  
變年數若滿則亦必有亂若有亂則吾必放

還云矣務安玉山洞居尹哥即應振被兩班

名不知年近六十善推數曾來羅州謂臣曰

某年朝廷必有變彼此間一邊入必多死云

故臣以此言于光哲則光哲頗有喜色國薰

又供嘗往志家則志以為忠清道多失火藥

故有騷屑云仍言秘記中語渠必有意而言

之矣志嘗傷腰痛卧曰吾之不死誠不緊但

欲久生覽時人之出場云此盖引用屈原遠

遊賦之意也志又以為時勢漸非彼此相合

吾則永塞之外無他道云光哲則以為京中

闡義昭鑑卷四

五

人心世道無可為云矣志之妾即羅允學之

婢允學亦與志相親允學彼光哲稱以山訟

昨年上京而兄弟離其老父一年不歸事涉

殊常國薰又供李萬江杖斃中與志書札

往復之狀臣亦知之矣國薰尹應振面質國

薰曰汝往來羅州時言吾身數三年不好又

言某年一邊人多死云故吾曰某邊耶汝曰

某邊而方來某年或後某年有此事矣光哲

推數曾聞光哲之言因人為之云矣應振曰

只言汝之身數某年不好而已元無一邊人

多死之說矣國薰以知情不告遲晚正刑後  
又命下送首級於湖南懸營門三日○刑  
訊禿同志之妻甥禿同供臣付榜於羅州客舍大  
門紙不及半張可為三折之一而廣則頗廣  
行則當為三行字大小小於錢葉而大於棊  
子曉頭付之而日子似是正月二十二日矣  
志使其奴介奉招臣翌曉進去則志明燈而  
使臣掛書其時李孝植李齊春松峴居林哥  
李鼎夏彼鞫正刑同在志曰久在謫必欲為解謫  
而懸榜矣又曰此是重大必死之事勿為洩

言死則吾死矣决不推諉於汝矣臣既付之  
後往言于志曰無一人見之云則志以為極  
善云又曰汝必不洩言故使汝矣後禿同物  
故○問尹志以汝即逆商之子尚容食息已  
是寬典而敢懷怨國之心掛書於望華樓陰  
慘情節綻露無餘想必有綢繆者然後為此  
况書籠傳藏於林國薰家國薰現納雖欲欺  
焉可得志供李孝植以為見臣潛書奸臣二  
字而此乃孝植之事非臣之為也孝植以死  
中求生之計為此矣刑推更推以林天大招

云汝與天大托契名募人交結或令天大求得狡惡之狀益彰而且謂天大曰事成則當以為營將此可謂麟佐希亮復生而先掛書動人心次第欲遂其意者此正學戊申之逆也志供臣之子光哲與境內人等作契而天大孝植為下契金沆林國薰為上契矣加刑志與天大面質天大曰昨年六月契會臨罷汝留我言吾之居謫二十餘年豈有如許事何以則多得人為好事乎汝雖衙前若為右營將豈不好乎云耶又曰孝植謂我以尹持



平有所言乎云云二十二日豈不招我有所言乎志曰吾於其時落傷卧內室天大曰汝於其時果落傷而卧招我計議矣志曰汝於近來歲拜亦不為之豈來見我乎天大曰庚午以後連為歲拜大事則昨年六月始議今年歲拜時妓生及鄭成教羅卜世豈不同坐乎志曰入契後始為歲拜而其前汝豈來乎天大曰告汝前後情節者非但吾也孝植之言豈不為證叅乎又曰汝已入於監司廉問中故先為捉囚豈待孝植之言乎孝植受學

於汝者十年汝若無此事則孝植豈誣汝乎  
昨年九月十月汝連招我謀議凶事吾既盡  
告汝安敢欺乎汝對孝植豈無凶言乎羅貴  
永於獄中謂我曰今則無可奈何貴永若來  
豈無可知之事乎李鼎夏亦參聽矣志曰二  
十二日夕吾病卧何暇寫掛書乎天大曰暫  
時寫字豈以曾腹痛而不能乎大事謀議時  
汝之長子送于忠清道募人之說亦豈不言  
乎今年我為歲拜則汝豈不曰今年歲時則  
心事別樣好云乎貴永孝植同心為之汝今

閩義昭鑑卷四

八

豈有可言乎汝謂我曰吾輩十餘人托契聚  
人各以口辯求募而情義相合然後以實告  
之云矣志語多屈志孝植面質孝植曰正月  
二十日吾往汝家汝書示掛書而謂可以搖  
動民心志曰汝於監營納招時以為見吾方  
書而縮之故只見上頭奸臣二字今則曰我  
直言掛書事於汝云供辭相左矣孝植曰吾  
已臨死豈可欺罔 君父乎又曰汝又豈不  
曰事成則以我為羅州牧使乎使我掌軍糧  
分饋以其功為牧使云矣志曰何年何日何

慶為此言乎孝植曰與汝洞內故閑時則往見汝豈不為此言乎契穀及年年所聚穀欲以為軍糧者非耶志曰何時有此言孝植曰昨年每月一二往見汝輒言之矣志語多屈志物故三司啓逆賊志以逆商之子積蓄不軌之心肆為掛書之變結募排布陰謀綢繆之狀狼藉於天大諸逆之招至於虎賊凶言之書置於篋中渠亦無辭遲晚而特以其凶頑惛愚忍杖徑斃不得與逆徵同施肆市之典神人之憤無以少洩惡斬之刑雖不得行



儲孥之法不容暫緩臣等以為逆志宜令

王府以大逆律舉行 上允之○問尹光哲

光哲供臣祖疏章等文字送置相親家而臣祖家狀及年譜中有觸諱時象之語故臣父以此為慮所謂契案即臣與林國薰金沆為契而衙前數人為下契矣光哲又供臣求序文於尹尚白尚白製給矣所謂箕叟尹得九之字即澶之子聖時之孫堤川李哥之壻也臣與得九相知十餘年得三是得九之兄而李夏徵之壻也得九或來臣家作詩矣務安

術士尹應振則未見而曾為推數矣臣昨年来京時見分撥而知有虎灾甲子年見朝報及狀啓知有星隕之說而天鼓星之說臣不為也光哲國薰面質國薰曰汝自京下来時豈不為虎入之說乎光哲曰果言之矣國薰曰汝又不為馬入之說乎光哲曰此則吾何嘗言乎國薰曰汝豈不曰虎入馬入大變恠乎其時有星隕故汝又以為壬辰前星隕其後有亂趙重峯前期知之自甲子計至幾年則必有事云矣光哲曰星隕之說吾何嘗酬

關義昭鑑卷四

寸

酢乎彼此互相爭詰光哲曰汝曾有靈巖入預為避亂之言故吾責其妄言豈以有亂之說言於汝乎國薰曰其時汝来小房明言之又豈不曰非久當有亂離吾當放歸乎國薰又曰其時吾傳尹哥之言以為某年朝廷必有變彼此間一邊入盡死云汝豈不聳聞其言乎光哲曰汝言於吾故吾曰如此言易生事不可妄說應振曾謂吾必有官厄而吾豈有官厄乎應振之言不驗云矣光哲國薰又面質光哲曰洛陽三月草如茵云云絕句汝

曾不誦傳於我耶國薰曰此詩三句吾聞於和順居崔彥恒而出慶則漠然不知矣蓋光哲寧頌有甚於志搜探文書中又有凶詩而終舉屢末之詩意甚叵測上即命結案取招其招云臣以逆商之孫逆志之子凶謀逆節極其狼藉而又不勝逆心嚴問之下敢以屢末詩句罔測比擬大逆不道遲晚上即親臨崇禮門樓命序立百官斬光哲於青坡前路孛籍如法後又命首級肢脚傳示一依逆例舉行徵事見下○林國薰所納志

闡義昭鑑卷四

十一

文書籠中羅州前牧使李夏徵書札最多綢繆親密無異骨肉至稱志所自稱之別號又與志書云夢拜先大監指乾商又一鏡伏法後以聖時之孫為女婿上始命配夏徵極邊更命拿鞫問以就商志父子罪狀國人所知汝以何心腸與之綢繆親密乎夏徵供就商之為逆臣果未詳知而其父雖為逆其子亦豈為逆乎刑推後更推加刑供臣則以為有一鏡疏然後始可謂有臣節仍以大逆不道遲晚正刑孛籍如法命懸首於羅州官



門三日兩臂分送湖南左右沿海兩脚分送  
嶺南左右

噫賊徵以明誼明彥之至親貌狀妖怪內  
包凶臆欺人匿情混齒恒人之類人莫之  
覺及其就鞫也與賊志為死友來往昵密  
綢繆陰秘之情節畢露無餘至敢以逆商  
為非逆以逆鏡之疏謂有臣節窮凶極悖  
亂逆不道之語至此而狼藉其包藏陰巧  
奧慝凶厲殆有浮於鏡夢諸賊於是乎夫  
施典刑與憤少洩蓋商志父子雖在逆節



闡義昭鑑卷四

十二



未盡露 王章未及加之前人之視之者  
若垢穢之或觀於體皆所避遠不欲近者  
而乃自處以密友略無忌畏以別號稱凶  
志至曰夢拜逆商云則其心跡之凶穢於  
此尤可見矣特其潛形遁情出入蔭途人  
所鄙夷者只謂其狗蠅之賤而不能察集  
獍之凶以致潛伏之逆節今始彰露肆市  
之典其亦晚矣寧不痛哉

○問金沆沆供庚午年臣與林國薰尹光哲  
李孝植林天大五人作契士人不能拮据錢

穀故入官吏二人矣沈與介奉志面質介奉  
曰汝與孝植天大稱以楔會連夜來會今年  
正月夜亦來會夜分而歸羅州一城中人皆  
以為其相親餘常矣沈與天大面質天大曰  
去十二月庚午時諸人欲飲酒出去後汝謂  
我以汝與我皆親於尹持平家而志頻頻以  
不緊語語我其事亦不妨故我方募人而汝  
亦能得幾人耶得入之道實不在他稱結楔  
聚多人好矣我云求之固難而試當求募矣  
沈曰屠牛事果有之而其日大風雪何可為

此言乎天大曰其時汝豈不謂我以尹持平  
以無端事久謫他人皆解謫而彼獨未解可  
矜其所言頗無妨而舉事不可獨為吾方求  
得人汝亦求得可也乎沈曰設有是事酒會  
中豈為此言乎天大曰志常謂我云汝亦須  
得人如金生負楔而庚午結楔始不過殖錢  
而已自昨年後始有此議汝豈可謂不知乎  
刑推沈與天大又面質天大曰汝之夜不來  
志家云者千萬無據正月喫牛肉之日獨非  
夜會耶又曰去臘月汝與孝植夜會志家仍

與同歸非但夜往晝亦無日不往志常處於  
內舍廊汝往則必引入從容一日吾欲尋汝  
則汝在於志之內舍廊夜或逢汝問之則以  
為自尹持平家乘矣沆曰稷會不過一年二  
次以此謂我常往乎天大曰稷會二次是常  
行之事而其外又不知其幾次往來矣沆語  
屈加刑肆惡不著名書刑殺二字意極猙獰  
尋物故兩司啓請孥籍 上命依亂言律只  
籍產 天大所引沆兄浚國薰父柱岳及齊春  
黃永宗茂時大子永理並被鞠杖斃時  
大日編死 ○初夏徵凶招後左議政金尚魯  
處

關義昭鑑卷四

十四

備陳駭痛憂憤之意且曰夏徵之逆與辛壬  
諸賊脉絡相貫前此討逆實未痛治其本乃  
使此輩無所懲戢以至於斯請泰考鳳輝就  
商師尚一鏡疏下賊並先追施大逆律 上  
是之○三月三司啓治逆之法宜嚴於誅魁  
折奸之方莫先於鋤根今者徵志之凶逆即  
是神人之所共憤者而苟究其本實源於辛  
壬諸賊蓋賊鏡疏下為逆徵凶言之前茅師  
尚就商為逆志陰謀之根抵而耆輝等羣凶  
為前後諸賊之窩窟嚆矢祗緣 天網恢恢

王討尚稽致使亂逆莫懲凶變層生以至於今日而極矣日昨大僚懲討之請實採舉國共公之議而側聽累日尚無下詢之舉羣情少鬱輿論深激臣等忝居三司之列不勝憂憤之忱敢此齊聲仰請伏願廓揮乾斷亟賜詢問而嚴處焉上曰當下詢而處之矣仍下詢諸禁堂問郎以至侍衛之列諸臣合辭同請已而搢紳聯名陳疏請亟從大臣所請仍請嚴討光佐錫恒之罪始右議政趙載浩筵陳光佐之罪至是諸臣又有此論

上優批開納○傳曰于今夏徵之外若有一分秉彛之心豈敢顧藉鏡夢與疏下及就商師尚者而逆徵逆志之自犯其逆乃敢怨國專由於隄防之不嚴于今徵志正法之後若大夢之乃覺自謂曰此乃由於懲討不嚴之致今者逆徵之自犯惡逆逆志之恣意跳踉使無識鄉民被脅至此此正惜一人而刑百人者也其本淆雜豈能治末歟頃於戊申集示泰徵都下帖然今鎮日親鞫雖不能鈎得窩主不可不有處分此可以墜亂逆不軌之

心正君君臣臣之義頃者右相所奏予則曰  
過矣今覽即景一至于此乃覺前日刑政之  
太寬通問入侍文蔭武逮于軍兵而咸無異  
辭此所謂國人皆曰可殺也况其本即考輝  
也此則上所云不治本而治末者予莫之聞  
也鳳輝秦者就商師尚疏下諸賊追施逆律  
之請誠是矣誠是矣鏡夢虎龍既施逆律而  
就商師尚逆鏡疏下真儒明誼措聖時宗厦  
等及鳳輝秦者並追施逆律李光佐任用已  
久其心無他到于今日逆徵之稱臣節懲討

聞義昭鑑卷四

十六

不嚴之致非光佐何以致此况其本即秦者  
之劄鳳輝之疏以此之故莫敢誰何以至今  
日何幸乾道昭昭逆徵自吐輿情齊騰徵既  
正法而不嚴其本則徵雖陰凶刑政亦豈可  
倒置乎哉此所以輝考一體追施逆律者也  
而光佐豈曰無辜况一邊之陷溺專由光佐  
特允三司之請趙泰億其知熟矣無光佐決  
不陷此然此等之日其宜嚴懲特收其牒崔  
錫恒則雖不若考輝所犯不下光佐復官過  
矣並與光佐施行噫卅載斬俞其何意乎乃

重人命也待年追律既是法外則况追施逆律及於其子乎雖施逆律一依年不滿之律並止為奴噫今日處分之後君綱快舉義理乃正吁嗟大小臣工咸須知悉而將此意播告中外

惟我 聖上大處分至嚴至正 君綱立而國是定矣義理始晦而終明人心皆迷而今悟嗚呼三十年詿誤世道果誰之罪也於是焉光佐無所逃其誅矣蓋光佐本一死黨喜權之類而主張其論久作一邊

關義昭鑑卷四

十七

之魁當 建儲 代理之日必欲角勝正議公肆悖言陰主耆輝之計助成鏡夢之勢及夫復拜相職也力請聯劄四臣之還置一律疏下五賊之移出陸地而嚴徵諸賊其亦誰薦其心所在益為世指目然若使光佐於戊申逆變之後已酉 閉閣之日革心改圖泥首自列則羣不逞之以光佐為依歸者舉將渙然解散悚然懲畏庶可為永杜亂萌之一大機而陰鷲之性至死執迷致令變恠相續至於今番諸賊而

極矣嗚呼既治其本光佐焉道之 聖教  
昭載絲綸炳若日星永為為人臣不忠者  
之戒其若律之以春秋之法則光佐烏得  
免首惡之罪哉

○親鞫時 東宮侍坐憲臣陳前達夏宅

明彥于曾入 鞠獄烏配 奮濂 與賊奮謀逆 承款徑覺 孛籍事 上

允之○ 命明彥追施逆律從李裕身等聯

名疏中所請也○ 傳曰噫其人若在則為

國之道爭之可也其人既無則有何爭執於

特放昨日已諭頃者垂涕之意而至於燿事

闡義昭鑑卷四

十八

其於相持而經年不若允從而收殺故代元

良特允而更以思之燿燿一也並允臺請燿

端川府定配燿洪原縣定配 燿燿以孛達孛 維之獄憲府發

達請遠配至 是蒙允 ○憲府啓請鳳輝泰考就商師

尚真儒明誼措聖時宗厦等孛戮之典亟

令王府舉行 上始不從後 允之○問尹

尚白 尚白寔之子遠之從子 寔遠俱入戊申通獄 刑推更推尚白

供臣果與光哲往來相親志之父子謀逆多

聚鄉人以為腹心光哲往來京中亦多締結

之人統制使金潤及上年秋間全羅左水使

羅州營將及朴績新趙東夏閔厚基閔孝達

被鞠酌處

金柱天李時熙

被鞠杖斃

李明祚是也光哲

言此皆與渠同謀者或求兵糧或求軍器大綱排置如此云矣更推尚白供臣亦同入其中臣與光哲為魁昨年八月光哲上來以為與其父將舉事云光哲又見金潤之子而勸之李明祚則臣使其弟陽祚

被鞠酌處

勸入矣今年春初臣往趙東鼎家語及此事曰南土有興兵之事君亦欲為內起乎東鼎答以觀勢為也東鼎方為訓局中軍故臣之意欲令東



鼎率其管下為內應申致雲深入矣更推尚白供夏徵覓給軍器事聞於光哲矣致雲則落拓坎軻故欲圖公卿入於此事臣之心與致雲何異乎臣以書相約於致雲曰南土有謫客父子合謀動兵糧餉等事兄亦着實顧助云矣績新同入之說聞於希哲矣後尚白物故三司啓尚白以寔邃子姪不思 聖上寬貸之恩逆腸難化梟性不悛乃與逆志父子締結京外綢繆謀逆前後納招渠既自服雖因情節未盡究覈不得即施典刑仍致徑



斃而逆節承款之後則不可以其未及正法而不施當律請逆賊尚白亟命王府以大逆律舉行上允之○兩司啓世良疏中四字凶言實自考劄輝疏一串貫來而神人之憤尚未快洩請以大逆律舉行益寬凶謀逆節狼藉於其時安撫使之狀而天網太疎王法未行請以大逆律舉行嵇縲妖逆前古所無而凶頑徑斃天誅未加神人之憤深久深切論以王法自有當施請以大逆律舉行上並允之○問金柱天柱天供臣與



關義昭鑑卷四

二千



光哲隣居五六年自然相知矣刑推柱天供

李修敬杖斃修範尹得貞得明得三得九得

得明得九杖斃李載夏杖斃閔孝

達尹尚白俱是臣等徒黨與光哲綢繆同謀

欲除一邊之人四五年前臣往光哲家修敬

與光哲相語見臣而止之臣曰君輩為何言

耶光哲曰如汝庸軍何必知此方今彼此按

劍相視不可不除去一邊而除去之道為不

軌外無他策矣尚白孝達亦曾逢見於光哲

家光哲口指臣而言於得貞兄弟曰吾輩所

為此君亦知之臣見尹得三得九兄弟則曰爾聞光哲之言乎臣曰乃是欲除一邊之計矣得三戒勿輕言光哲於羅州已盡締結而京中則尚白得真修敬諸人主張募入光哲云吾輩所憎人掛榜則好矣且欲締結明火賊偷出軍器舉事之期則只欲積年經營而初不約日矣臣善飲酒故此輩慮其漏洩於醉談之際每外待不言裏面事矣更推柱天供光哲謂臣曰汝必漏洩臣曰吾豈漏洩者乎厥事果何如光哲曰吾當於湖南締結草

聞義昭錄卷四

二十一

賊汝既在京主張凡事為宜故臣亦欲出錢財而圖之矣柱天又供光哲以為渠之家價當為六百兩尚白田畝所出穀作錢之數亦多云矣閔孝達以為吾見光哲則光哲曰汝亦何不賣畚同事乎吾答以通津畚價甚歇何以速賣云矣柱天又供光哲正法希哲物故之後臣往見閔孝達時顯有慌忙之色云者果如孝達之言矣以知情不告遲晚正刑○三司啓賊浩之窮凶情節狼藉畢露於其子柱天現捉文書中賊鏡逆節既彰之後稱

了稱台已極萬萬凶慘而至若賊鏡伏法之日以不待結案四字肆然書之於冊子潛藏篋笥父子相傳况其詩句指意極為凶慘宛厥心腸凶慝無比生前之未施顯戮已切神入之憤今日之亟行追討庶為亂賊之懼請浩依大逆律舉行 上允之○問朴續新以汝以帶礪勲臣年至白首其君何負而與逆賊綢繆謀議乎頃年一句奏語已知無臣節而舍容不言頃日就捕也特為分揀放釋汝少有秉彝之心其時推問也當涕泣洞陳本



事而其招已涉驕蹇于今尚白之招非比書籠所得者汝若無恒日不滿之心其豈無風生浪乎更問以勲臣事體異於他人養閒勲府以終其年道理當然不此之為門外車騎日紛酬應日沓此已非老勲臣處身之義而昔之高允不欺君况汝所處若何而幾審嚴問終不直陳臣節都無逆志家之借朝報汝則全然欺諱今則證左詳備所謂來吊之人亦有直招者其人何人所謂炬燭行下者其亦何人續新供臣之子婦喪時來吊云者必

是志婿洪哥也洪哥與臣為三從子婦喪果  
來吊炬燭行下來求者甚多洪哥亦必得去  
而不能記矣志家之借朝報臣奴招雖言告  
知而借送實是謬言尚白則臣本不知尚白  
家炬燭行下使人轉請而成送矣其供辭多  
害道刑推更問以朝報許示既已綻露尚白  
未吊證左俱備而亦不直招炬燭行下雖不  
敢欺隱托以連臂亦涉巧惡所謂證左皆汝  
僮僕疑以益源所告自吐上下不知之益源  
此乃蒼蒼昭昭不問自綻者也加刑更推

傳曰罪人朴纘新以帶礪勲臣曾經將臣受國  
厚恩而猶有不足之心頃年奏對已無臣節  
而敢與逆志先哲締交綢繆陰謀不軌之狀  
逆賊尚白既已箇箇直招而帳殿親問之下  
不為承款尋常借朝報行下事亦為隱諱而  
納供之際言辭悖慢罪人趙東鼎東鼎事見下身  
為亞將手擁重兵與先哲陰謀綢繆之狀逆  
白既已直招此亦於渠即其狀綻露者而帳  
殿侍衛舉止愴悅其於諸囚不忍正視而不  
滿之心難掩其顏面已涉殊常矣及其親問

乃曰屏門逢着夏徵云云重臣所不奏之事  
而自曰親聞諸臣不酬酢之事亦曰目覩手  
脚忙亂十目難掩而非徒此也非下教者而  
亦敢曰聞也非散魂收魄者決不為此此無  
他昭昭彼蒼特收東鼎之魄使渠自當直招  
况所入之門自有其門則以何心乃入北門  
而自吐於親問之下敢請一律非器遠之心  
決不如此續新東鼎欲依戊申泰徵例令都  
監闕門外集示而東鼎既半承款故欲為盤  
問其不下教今則東鼎已物故續新若又物

關義昭鑑卷四

二十四

故此等之人不為正法將何以懼人心今則  
扈衛已撤朴續新令訓局即為南門外集示  
○問趙東鼎初東鼎以提管入侍見柱天之  
就鞫前陳柱天本是虛恃之人云而舉措恟  
恟人皆恠之至是以尚白所告彼鞫刑推更  
推加刑東鼎供臣以偏論之武弁有黨心故  
有不滿之色矣臣於二十三日入直之路逢  
見徵賊方以行刑出去臣入 闕以泥濘之  
故從 帳殿後門立於侍衛班則兵判及諸  
問郎之視臣者既似有意且都承旨問臣之

何日出直禁衛大將問臣之立於何處者亦似有意藥房提調告以入直時暫見承旨告以訓局與他有異云云者又皆似指臣故臣果以此有所酬酢臣若誤聽則必是死期將迫自生疑恟面色之恟恍如 聖教矣更問以諸臣不達之事不酬酢之說自歎于心疑以有意即此一事於汝斷案焉敢欺乎東鼎供臣之從後門迴入即臣罪案故自生慌恟之心矣藥房提調之所陳臣似是聽瑩臣自然生疑而然矣禁將入來問臣何在則都承

旨指示之諸問郎又皆越視之故心動而然矣作門便是宮牆而臣敢踰入罪當斬矣加刑尋物故問申景勳景勳即訓局將校而東鼎就拿之日景勳之父自縊死情節可疑故問之景勳供臣本不知東鼎而二月初東鼎招臣使為渠身命占仍問宦路故臣答以於南於北無不可云則東鼎曰統制使亦可做乎臣答以可做云則東鼎又曰大將兵判政丞皆可做乎臣答以無所不可東鼎又以為訓將先為除去然後可以為之或值 舉動

之時訓將宿於帳幕汝以守廳執事乘時殺  
害則來頭自然有好事機臣曰吾以幕裨不  
忍為之云則東鼎曰此可徐徐為之其間豈  
不得入乎云矣東鼎又曰北兵使趙東夏是  
吾至親統制使金潤是吾親友各在南北一  
自南來一自北來吾又內應則可以成事汝  
當差中軍云矣以知情不告遲晚正刑三司  
啓東鼎逆情既已綻露於賊白之招而當其  
侍衛之時其先自疑恟恒亂失措之狀渠又  
一一自服於親問之下則此已足為渠之

闡義昭鑑卷四

二十六

斷案而只緣凶譎吞吐不盡輸款遽致徑斃  
未正典刑王章未伸輿憤益切及景勳之  
招出而其締結排布潛圖不軌之跡愈益狼  
藉彰露無餘則當施之律不可一刻少緩請  
逆賊東鼎亟命王府依大逆律舉行上  
允之○問趙東夏東夏供有偏論字命刑  
訊更問以初再招終不直招已涉痛駭而今  
則南有金潤北有趙東夏相約舉兵逆賊東  
鼎內應謀逆之狀今已綻露逆鼎既施逆律  
汝雖陰慘今焉敢欺東夏供臣常以東鼎行

事為未便云而供中有 國家枉殺忠良之  
語加刑更推本府推鞫更問以汝與光哲綢  
繆爛熳陰謀之狀已悉於尚白之招北有東  
夏可與謀事之說發於東鼎之口而出於景  
勲之招且以續奴之招觀之汝往見續新相  
與酬酢可見舊習而敢以枉殺忠良等說肆  
然發口者尤萬萬穉悖加刑尋物故憲府達  
請孥籍○問閔厚基刑推厚基供臣為興德  
縣監往聖堂倉時尚白來會其後又往倉前  
後凡三見尚白而尚白與臣同為謀逆尚白

云八路皆起汝亦不可不入又以為汝亦得  
壯丁五十名則可為云臣亦以募得為答矣  
過一望後尚白又來言今則事機稍緩不可  
急圖云而其後事將現露故渠亦不復言此  
是壬子癸丑年間酬酢矣未幾厚基物故諫  
院達請以同叅律舉行○問李修範師尚刑  
推修範供再昨牟光哲來見臣以為其父居  
謫三十年不能堪欲有變通之道云臣問何  
以變通則光哲曰羅州傍邑多相知之人皆  
入於吾之圈內如有相應之意則當以書相



通云矣光哲京中親舊比臣倍多與李匡師

彼鞠以緣  
坐定配

為莫逆交清州亦有親舊十餘人

而希哲及渠之查頓主張收合無可慮云矣

累加刑尋物故○問金潤潤以統制使緊出

賊招故累加刑訊杖斃潤子柱秦杖配憲府

達請潤孥籍○五月設討逆慶科 上親臨

春塘臺試士有一試券始若製科賦而其下

數幅作蠅頭字無非亂言悖說考官前陳狀

上命坼封即沈鼎衍

戊申杖斃罪  
人成衍之弟也

命即搜

捉以待既又衛所下吏試券作軸時見一紙

闡義昭鑑卷四

二十八

不作科題首行云上變書而無其名吏以給

部將部將納於兵曹判書洪象漢象漢大駭

之亟趨告而上之 上覽未訖拍案流涕大

臣請聞其略 上曰滿紙張皇陰慘叵測非

但不忍正視心若墮墜肆然書諱何足說也

自  
也 上覽至說

諸臣承

諭知其有絕悖窮

凶之說咸憤痛欲死而既匿其名未易斯得

上命象漢及三軍門大將金聖應洪鳳漢具善

行即譏捕象漢等造陳鼎衍之可疑 上曰

其凶書與試券末端所書語意多相同此誠

可疑即親鞫○問鼎行以親臨試士事體  
若何而應製之外敢以添納歷然挾雜已涉  
無嚴汝况成行益行汝之此舉尤為痛駭鼎  
行供此乃臣一生心草故未入場已書之矣  
鎮紀逃而不能捉若有明謀可捕故有所云  
云矣刑推後更推鼎行供金山寺創業宴記  
只見諺冊矣勅使來接處有慕華館弘濟院  
故南別宮則不能即對矣凶書籍意似創業  
宴記且舉南別宮  
為言故初以汝曾見此記與否及勅使接待  
何處為問而供稱曾見其記至於南別宮則  
不奉情狀充極可疑  
故并問而所供如此臣之恐恟之狀俄聞匿

闡義昭鑑卷四

二十九

名投書事心膽戰慄自然如此矣更推加刑  
鼎行供匿名書臣果為之其中數人即臣之  
讎也臣以成行益行之弟有怨國心故勳  
戚之人眷遇之臣并嫉之而欲先除去為  
此陰慘罔測之計矣臣與逆志族惠說商弟  
五商繼  
于勳同謀惠即春川人柳明斗之女婿也逆  
鏡之從孫道即道為窩主與惠書此文給臣  
使呈而臣欲謀逆既呈匿名書又以臣名書  
呈經綸欲掩匿名書之跡矣逆鏡之從孫又  
有變姓名為僧者又有事機之時急者惠方

聚軍謀逆於春川矣其結案招有曰科前作文書于挑洞又曰欲除勳戚 眷遇之臣誣此人等又曰陰慘不忍道之說向 上罔測之計臣之凶肚綻露大逆不道遲晚金吾堂上承 上教監刑於崇禮門外戊申受馘處孥籍如法

鼎衍以成衍益衍之弟常懷怨 國之心與致雲惠道成等謀作凶書投諸亂券之中又作科題呈券欲掩其投書之跡而及其事覺被鞠凶謀逆節狼藉發露噫嘻痛

矣人誰不欲食其肉哉世人常謂理有不可謀者而今以行事觀之天道尤可驗矣始衍之投書也自謂鬼神莫測天地可欺曾不旋踵拿入鞠獄自吐情節凶逆畢彰身膏斧鑕罪及妻孥此非天也耶古之聖賢論天甚詳有善赫赫帝君監之在上聽之在傍此蓋洞見天入之理而然也况夫凶逆之類其為悖理蔑倫天下莫加焉雖使暗地謀計至密至秘冥冥之中夫豈無鬼惡神嫉而不知不覺之間驅而納諸刀

鋸鼎鑊者耶此理至明古今不忒凡世之孽臣亂賊其亦可以知懼也夫

○刑訊尹惠其搜探文書有日記冊其中所錄有犯上絕悖之事上即親臨崇禮門樓更推加刑惠供凶書衍作而臣書大逆不道遲晚命百官序立使訓局集示行受馘儀孥籍如法惠之兄惠及諸商庶從子慈亦被鞠杖斃○刑訊姜夢協仍與白六昌六昌即鼎衍食主人柳鳳麟面質語多屈鳳麟曰夢協與鼎衍相親數往來同謀逆鼎衍為將夢協為副將謀舉事殺牛於

關義昭鑑卷四

三十一

沙幕洞欲舉兵向京城聚六十餘人欲載船而往云矣加刑夢協供鼎衍惠怨國為逆而臣與此怨國之漢相親參涉凶言是臣死罪而既屠牛犒軍欲為火賊攻春川府得軍器來矣凶書書頭臣記得上書于三字矣加刑夢協供臣與衍惠等綢繆相結同為凶謀且參凶書大逆同參遲晚正刑孥籍如法夢協子鶴壽亦與鼎衍同入場屋故彼鞠杖斃供稱常聞鼎衍怨國之言云夢協從弟夢相亦以大逆同參遲晚正刑○刑訊柳明斗明斗供惠與鼎

衍同為謀逆李夏徵尹志亦同入臣之子惠  
欲驅入矣更推明斗供夏徵為南中守令欲  
與志領軍上來糧食軍器取用於羅州云而  
夏徵曾在春川故春川人無不知之矣加刑  
明斗供鼎衍與惠同為凶書而鼎衍作之惠  
書之云鼎衍及惠常以為生於斯世不能為  
官生亦何為云而今科鼎衍投呈凶書以售  
其心矣又加刑尋物故初斗子屬藤以知  
情不言遲晚正刑○  
刑訊金道成道成供臣與鼎衍相知同為凶  
書而凶書中第一不道之言出於臣臣實主



闡義昭鑑卷四

三十二



張至於鼎衍試券今春 動駕時鼎衍欲以  
此上疏而未果今科乃書試券以呈矣加刑  
道成供凶書中多誣陷朝廷之語其草本臣  
見之於二橋項鼎衍所寓旅客主人之家臣  
有所添入於凶書中間矣鼎衍以臣是逆家  
人故來言之且與申致雲同為之蓋鼎衍有  
氣故主張之致雲雖不製文而與之相議臣  
則自甲辰前與致雲相知尹惠亦盡知凶書  
矣凶書欲於二月 動駕時呈於上言中因  
志事出未果矣同為凶書大逆遲晚正刑等

籍如法○ 上以逆惠罪狀異於他賊 命  
即行告 廟頒教○ 問金寅濟逆鏡寅濟供  
以世交之故蛤洞居李大運及陽川居呂光  
學至今相親而呼字爾汝大運即竣之子也  
大運 竣逆鏡 臣發配時竣父子來見以為初以出  
繼不施當律而今始緣坐即是法外光學則  
以臣謂之可矜矣刑推寅濟供臣發配時光  
學以為汝之從兄弟四五入僅餘存而今乃  
定配金哥亡矣豈非可矜乎云竣常稱逆鏡  
以了洞矣更推寅濟供臣發配時竣書一札

關義昭鑑卷四

三十三

使臣傳於臣兄故果持去而竣曉頭贊馬來  
別謂臣曰汝輩曖昧彼配云又聞竣語善餘  
曰今番疏下諸賊籍沒太過多發怨 國之  
言至於發啓諸臣則辱之以可殺云而置怨  
而用之之說竣為之矣連施刑寅濟承服招  
國家使臣家至此故臣常懷怨 國之心與  
竣等締交往來多發怨 國之言共為不軌  
之謀始欲與夏徵同事夏徵伏法未及遂計  
而臣之親舊雖少竣則多親舊故臣與竣合  
謀約以八月內舉兵犯 闕而竣以為渠每

往致雲家同為逆謀云矣臣以賊鏡之姪烏配故埃來見臣相與酬酢以為今此 慶分乃是法外又以為自有放還之時此無非出於陰凶不測之心謀逆同叅遲晚正刑孛籍如法○刑訊李埃更推以今番大慶分之後逆鏡種子雖施逆适之律夫孰曰過矣而敢稱法外戊申以後諸賊之陰計不過募得強盜之類而書籠中有強盜方言題目尤涉叵測搜捉贓物若是狼藉則非問汝而誰埃供寅濟自幼時便同養育發配時往見與逆種

相交遲晚此札即臣與寅濟之兄者而不言中云云之語偶然書之矣加刑直招結案後傳曰罪人李埃敢於逆鏡之猶子堯鏡之子養育親密無異骨肉及其應坐定配時放恣慰問謂以法外亦曰自有放時堯鏡之子有濟則以書慰問其中不言中三字非徒語意叵測與自有放時四字語脈相貫且今番大慶分之後以輝考疏下賊逞施逆律懷不滿之心與善餘輩恣意酬酢之狀寅濟善餘既已箇箇直招而面質時不敢自掩渠亦遲晚徇

音而其書籠冊子中強盜方言尤涉陰慘此等之時其在嚴隄防嚴義理嚴國法之道不可以已捧之結案處之以傳旨不待時亟正刑使海東臣子咸知有君有臣焉又傳曰正法罪人竣以本事謂之宜施逆律而參酌只施護逆之律于今以逆佺罔測不道之言觀之其逆則竣也令該府亟施大逆律佺見○問李佺佺供臣果與竣相親竣常時偏論甚峻吕光學果知之善餘逐日往來於竣家故亦見之吕哥往來時竣每發怨國之

關義昭鑑卷四

三十五

言臣亦同為怨國朝家動靜政事每相與疵議以此遲晚仍為罔測不道之言刑訊後傳曰罪人佺帳殿親問之下肆然罔測不道之言令兵判為先南門外梟示肢解及逆律一依逆惠例舉行○問吕善餘善餘供臣妻家在芥洞鏡賊之姪在近處故與之相知罪當死矣李大運曾與相知矣更推善餘供竣與趙榆彼勒徑相親李遇即倫者與竣親密往來咕躡傳世上所聞矣刑推後善餘竣面質竣曰吾之為偏論汝何以知之乎善餘曰



汝子大得常戒汝以今世不可為少論則汝不責之乎寅濟亦謂汝以峻論矣善餘又供寅濟即臣妻甥之妻甥逆鏡是臣父之遠戚與峻綢繆者李遇而有面分矣善餘又供峻佺或為時象語而隱密之語則但聞峻與佺為之峻家往來人峻之從弟李墉杖被鞫外不知矣鄭權杖被鞫是楷之族而有翼之妹婿或來峻家從容相語與寅濟亦相知與峻佺相會而寅濟亦或相會矣加刑善餘又供臣逐日一再往峻家趙榆寄在於金天柱家云矣

聞義昭鑑卷四

三十六

連施刑訊善餘又供臣與峻曾有同為謀逆之言往來於怨國之峻家此是逆賊矣

傳曰罪人善餘以峻之腹心爛熳綢繆之狀綻

露無餘不待結案亟正邦刑善餘之父光學亦以同案被鞫

徑覺後因臺請追施逆律○問宋秀岳秀岳供臣寓居於

峻家趙榆頻來呂光學善餘皆知之而光學居陽川鄭權居峻之洞內李世鉉亦知其在近洞矣寅濟在峻家故見之而云是鏡賊之姪矣更推加刑秀岳承服招臣年前來接於逆峻家與峻親密逆峻常以為逆鏡教文雖

未善為兩辛丑疏非一鏡則不能為誠有其  
功而逆鏡族屬皆為廢棄是甚可矜之說臣  
及竣子大運同坐聽之竣寅濟兄弟又一鏡  
族屬居豐壤者五六家德鏡從子有濟寅濟  
濟弘濟大拜佑海  
從孫天柱耀白耀采耀玉耀德等前以鼎衍  
招並遠鞠寅濟承欵正刑耀白耀采與逆惠  
同象示其一鏡外從呂光學等相與綢繆同  
餘俱杖斃一鏡外從呂光學等相與綢繆同  
謀趙榆亦同入的實北道則北兵使趙東夏  
應之春川則鼎衍夢協夢相等亦應之云而  
鼎衍則以其兄成衍益衍之故常怨 國為  
此不軌之謀渠輩舉事則鼎衍當為大將云



聞義昭鑑卷四

三十七



軍兵則渠輩並奴屬各自募聚軍器則鼎衍  
夢協等欲圖得於鄉中哨軍約以今年八月  
間以明火賊樣乘夜先犯春川府掠取軍器  
又犯金化狼川鐵原仍為上京之說臣果得  
聞竣家有火賊方言冊題以妙法者臣果目  
覩而竣以為此則舉事時當以軍彌用之自  
初謀議時臣以為不參於此等事云則竣輩  
每笑曰汝豈忠臣乎云云臣既知竣等逆謀  
不即發告知情不告遲晚正刑兩司啓秀岳  
同參謀逆情節雖以渠之招辭觀之綻露無

餘而知情之律未免失刑請秀岳亟令王  
府以同叅律舉行上允之○問申致雲始  
尚白承服之招引致雲致雲被鞫其供辭妖  
詐誕妄及刑訊稱謀逆同叅遲晚而不告情  
節命配興海諫院請更鞫至是又出於道  
成之招被拿刑推又稱遲晚而猶吞吐加刑  
致雲供臣逆心當盡達之矣鼎衍投書臣果  
同議同臣心事者柳鳳輝朴師緝也其他凶  
言逆節若戊申弼夢順觀等被訊時肆惡之  
狀上即親臨崇禮門樓又加刑致雲供臣  
同黨又有李巨源傳曰罪人致雲帳殿親  
問之時敢忍復提戊申逆賊罔測之說今審  
鼎衍凶書渠以主張自服其他陰慘不道之  
說亦不忍諭也以逆律正法其妻孥以逆逆  
例舉行

致雲自出身之初諂附鏡夢受其外翼夢  
之主史薦至以致雲為末薦致雲性本狠  
毒名借其為臺官也醜誣先正得罪斯文  
益為世擯斥遂怏怏怨望陰蓄異志與逆  
孽廢族尚白道成鼎衍輩締結謀逆尚白

供所謂致雲落拓坎軻欲圖鄉相云者即實狀也始被鞫佯作風啞狀及再鞫自知難免乃襲天海不忍聞之凶言以逞其逆心始鏡夢敢肆誣逼醞釀逆謀於甲辰之前翼賢做作凶言教誘賊海於甲辰之後其根抵脉絡本自如此致雲既是鏡夢之腹心翼賢之死友而渠供又言與鳳輝心同則其肆凶於被訊將斃之際者可見亂逆心術之同出一轍矣尤可痛者渠既與聞於戊申通告文撰進之時今乃以千古



所無之大逆自干天誅梟性豺腸固自難化而亦豈有若此賊之陰慘叵測者哉○傳曰罪入世鉉以庸駮無識之徒鷹犬逆輩與致雲為金蘭令其子而受學商楫與夢協為甥妹綢繆陰謀名入逆契瑞五投書帳殿與鼎衍身雖二心則一也並不待結案亟正邦刑李世鉉曾經臺職而與竣光學同里綢繆情節多可疑且與致雲相親而納招時始諱之末乃現戮金商楫以夢協妹婿相與結契送錢買穀以為軍糧之說發於鳳星

柳鳳星被鞠正法之招下瑞五以清州入鼎衍投書

時亦呈券而不製科題張皇雜語又變名逃

躲蹤跡極殊常並累施刑訊至是與致雲同

誅○傳曰噫李公胤之甲辰八月二十四

日環翠亭一語陰慘叵測而渠雖無狀亦一

臣子意謂豈有他意不過狂悖所致云戊申

維賢之後心竊疑之而關係莫重泯默不忍

諭今覽逆賊致雲之供其脉絡相貫綻露於

今日公胤其今該府丞施逆律○問朴師緝

師緝供弼顯弼夢即臣從叔泰徵即臣內舅

閩義昭鑑卷四

四十

而致雲自少親密矣刑推師緝供致雲是机

上肉故敢為凶言常稱道鏡夢者輝及疏下

諸賊以為非逆其凶言不敢達於帳殿而

虎龍弼夢等凶言致雲皆為之鏡賊凶疏稱

有忠節若夏徵之言臣以為吾見亦然爾言

皆是矣致雲恒言峻論中大者先佐鉅偉沈

鐘必能立節雖如鏡疏亦可為之又大讚李

巨源伸救一鏡事而鐘巨源尤其屢稱者也

臣與致雲為凶言時其弟致恒致興並以逆雲弟依

造刑及李巨源巨源子運和金浩金弘錫柳

壽垣同坐酬酢此等凶言豈可言於入入乎  
尚白及弘錫之孫正履皆其血黨巨源壽垣  
乃其一生親舊正履則凶言酬酢時雖不同  
叅致雲常譽之以為毋論某事皆能為之云  
矣以大逆同叅遲晚正刑孥籍如法○問柳  
壽垣以汝亦一臣子有何心腸受逆輝之指  
揮放恣寫疏究其心已涉無狀而與逆賊致  
雲師緝共蓄逆鏡陰慘叵測之心爛熳綢繆  
之狀逆緝之招綻露無餘汝身為從班祖述  
逆鏡節節痛駭更推刑推壽垣承朕招臣與

關我昭鑑卷四

四十一

致雲師緝交結親密其所沉滯與致雲無異  
者此專由於調劑之致故上而訕 上下而  
辱調劑諸臣陰蓄怨 國之心每與相對時  
多發凶言悖說如鏡夢之為時或有加於鏡  
夢而臣輒與之爛熳酬酢蓋臣於諸賊非徒  
不以凶賊知之此實由於黨峻之心至於怨  
國以怨 國之心至於常道罔測之悖說大  
逆不道遲晚正刑孥籍如法○問沈錕以今  
番逆賊非戊申比而其首倡者怨國之徒梟  
獍之種逆賊致雲師緝祖述逆鏡陰慘叵測

之說而汝之名亦在其中噫汝以何心腸而與逆賊綢繆陰蓄叵測之心乎今番處分後上書亦涉殊常將此心爛熳逆賊此正所由來漸者也錐供致雲年來四五次來見昨冬渠自金海適來時阻雪留宿於臣家而去矣更推錐供者輝為徵志之根本大處分之後何敢以非根本之說仰達乎第不能一刀割斷是臣之罪矣臣今者以有查滓之說仰達於處分之後則臣與者輝同歸故不忍達之矣戊申後者輝之罪豈不知之而忽

關義昭錄卷四

四十二

之故特未能形言於外矣更問以師緝之招致雲常稱汝當伏節云逆賊致雲稱逆賊鏡夢為忠而稱汝以伏節師緝亦曰逆鏡陰慘不道之說汝亦為之云身為宰列懷此陰心今此賊魁非汝而誰刑推後更推加刑錐供壽垣正刑臣知其由於凶言而不知以大逆正法矣臣以壽垣逆節謂之向國有誠以壽垣之凶言謂非大逆護逆遲晚結案取招後錐又曰與壽垣同歸死亦可樂矣即正刑諫院劄言錐之陰慘情節已盡輸款謂凶言以

非大逆稱賊垣以有精誠且其同歸可樂之  
說尤可見腸肚之相連於凶賊渠本以凶狠  
之性常懷怨 國之心潛包陰蓄者今始畢  
露臣謂賊錐亟 命王府施以大逆之律

上允之

錐薄有文墨之技喜為堅僻之行少日虛  
譽便同汝立而惟其賦性狠拗言議悖戾  
與失志怨 國之壽垣結為死友指劃天  
地互相推獎人皆恠之曾在丙辰以臺官  
疏斥四大臣聯劄事其意已極叵測而及

✕

闡義昭鑑卷四

四十三

✕

夫拿鞠也平日蘊蓄之凶心始盡彰露至  
以壽垣之凶言謂非大逆而甘與同歸噫  
嘻痛矣亂賊從古何限而豈有以從逆為  
樂如錐之為者哉集穉之心難以常理測  
度而若究其本則原初路脉既差心術壞  
喪輾轉沈痼以至此耳可勝痛哉

自可至  
共四字

書下  
御筆

○刑訊金湑

浩從弟

湑供致雲有族誼且經鐵

原倅故與之親熟師緝則平生同接矣臣曾  
往致雲師緝座上則渠輩有所看之文而見



臣匿之此必是謀逆之事臣問汝輩所看何  
文想是恠異之文吾雖見之豈言於人乎云  
矣致雲以不得好官有怨 國之言師緝亦  
有怨 國之心常指天劃地臣問其故師緝  
以為吾欲復為戊申顯賊之事臣問今則形  
勢異於戊申欲何以為之師緝曰雖如此第  
當為之仍為維賢之凶言臣曰維賢既以誣  
上不道自服汝何為此言雖然吾亦當同入  
云謀逆遲晚 傳曰罪人消與逆賊致雲師  
緝戊申陰慘不道之說爛熳酬酢箇箇遲晚



關義昭鑑卷四

四十四



依逆佺例令兵判水口門外先集示肢解後  
並下送江原監營懸首十日道內回示令該  
府施以大逆律○問金正觀連施刑正觀供  
臣祖弘錫及壽垣錕致雲等嘗以一鏡為非  
逆矣臣與李夏集李址恒夏集夏徵之族弟  
址恒夏集之從子並被鞠杖斃亦有酬酢而夏集址恒等每稱一鏡  
冤死臣與逆賊致雲師緝壽垣等相親以鏡  
疏為義理爛熳逆心遲晚正刑孥籍如法○  
憲府啓逆賊弘錫本以鏡夢之血黨老死臚  
下尚漏天網 王章未伸輿憤久切今以逆

賊師緝其孫正觀之招觀之以凶疏為義理  
賊鏡為非逆締結諸賊酬酢凶言之狀綻露  
無餘當此嚴懲討鋏亂本之時不可不亟施  
當律請逆賊弘錫亟令 王府以大逆律舉  
行 上允之○問金光秀供鳳輝之疏  
似是逆矣若以輝疏似逆之語謂臣以逆則  
臣願被逆律矣 傳曰罪人金光秀以弘錫  
之子弘錫以鏡疏為義理與逆賊致雲陰慘  
不道之說爛熳酬酢之狀綻露於諸招臺臣  
既以逆律為請允從而渠亦嚴問之下以逆

關義昭鑑卷四

四十五

輝置之於似逆非逆之間綻露逆心不可以  
應坐律施行不待時亟正邦刑○六月問壘  
壘即增之弟也始兩司啓請壘絕島安置既  
而又啓增家妖書增與壘之所共見而掩置  
累日不即上聞其心所在有不可測增已徑  
斃海島陰凶情節之鉤得惟在於壘請設鞫  
嚴問 上從之至是壘被鞫壘供戊辰至月  
臣兄家行時祭邀嵇兄弟行祭訖臣兄奉主  
入廟還出舉火呼臣出一書封示之其書封  
外書以看標信使吳命恒奉教敬封其日入

叅冬至問 安還家後臣兄又招臣語之曰  
此書中風雲變化象云者極恠異宜燒火當  
初臣兄弟看此書之際嵇兄弟立於家隅而  
窺見初四日嵇忽來問臣兄曰家中有傳來  
家訓乎有夢兆乎得天書乎此即所謂三條  
設問而初五日臣兄請對奏達矣更推堊供  
其書外封一邊書以看標信使吳命恒奉教  
敬封一邊書以風雲變化象又書以開則萬  
人和悅不開則一人自靜其時臣兄以直為  
投火仰達故臣初敢欺隱今乃直告矣其書

關義昭鑑卷四

四十六

裏面臣果見之仍稱以誦陳書中語而所舉  
數句有若自做者然始 上之問堊也不忍  
臨視閉牖而坐而堊少無兢惶之意辭氣甚  
狠毒且自謂誦陳妖書而語意至為陰凶逆  
節尤彰露其於嵇繆亦顯有顧惜之意三司  
啓今番凶賊往牒所無窩窟雖露根柢未究  
神人憂憤去而益深今日 帳殿親問之時  
逆堊兄弟締結嵇繆粧出妖書陰圖不軌之  
狀已盡昭著况以逆堊納供時舉措觀之其  
悖慢凶狠益彰不臣之心揣中罔測之說與

今番凶書脉絡相貫增死之後渠為諸賊之所推戴者綻露無餘 王章至嚴決不可一刻置之請學丞令 王府依律處斷 上從之命依坡圻例舉行處絞後等三司又啓請增亦亟施大逆律 上從之 上又以燿爨同見妖書與知陰謀不可只施緣坐本律命並處絞兩司劄請逆坦亟施孛籍之典批以幾十年相持不耐愴心之故于今學後終難強拂抑心勉允焉坦之弟姓並絕島安置 ○七月問李巨源巨源供臣果與致雲親熟而虎龍

闡義昭鑑卷四 四十七

教書事 朝家若以此罪臣則臣願伏法矣巨源嘗製逆虎偽勳教書甲辰冬以玉堂請對力救考輝鏡良諸賊而將逆鏡教文中凶言註釋分疏至以討鏡之人比諸柳子光凶逆心腸已盡綻露乙巳臺啓論罪遠寬今年三月又因諫臣所論 特命梔棘旌義已而緊出於致雲之招情節更無可問故刑推後傳曰罪入巨源以製逆虎教書之人敢護逆鏡請討逆鏡之人比之子光逆賊致雲南門末招亦以同一心腸自服而今日親問之下乃

敢忍杖不服令兵判即為水口門外梟示逆  
律舉行巨源于字和世和先已被鞠杖斃運  
和至是彼刑以緣坐本律處絞○問金正履  
連施刑正履供臣與師緝最相親故相與為  
凶言以考輝鏡夢為非逆今年正月與師緝  
致雲錐相逢於巨源家又以此酬酢師緝巨  
源以為考輝劄䟽皆是善為之事一鏡教文  
及弼夢作賊亦皆是云故臣亦以為汝言皆  
是又與李明祚為此等言蓋巨源師緝致雲  
字和明祚與臣同一心腸欲與賊志舉兵為

闡義昭鑑卷四

四十一

逆而志則遠在故臣未及與之相見明祚則  
其父為世爵敵故欲為此事矣以大逆不道  
遲晚正刑孥籍如法○問李明祚初明祚書  
送筵說於光哲見捉於搜探文書諫院啓請  
鞠問明祚供辭推諉於其父 上以明祚雖  
無干連逆節而推諉其父有關風教 命配  
機張旋以尚白招更鞠累加刑訊更 命配  
巨濟至是又以正履招刑訊明祚供正履則  
果與頻數相從致雲師緝亦果相親矣致雲  
以渠不得做官有怨 國之語以為吾為人

不下於人而不遇時節不得做官云時節之時字即時運之謂也時運即君子小人消長進退之謂也致雲以為即今朝廷奸臣多而君子少云此與賊志掛書中奸臣滿朝之語一串貫來而致雲師緝常為侵逼國家之語臣皆與之爛熳酬酢矣光哲往來京中時輒來臣家同為逆謀光哲謂臣以汝則內應可矣以謀逆同參遲晚正刑孛籍如法嗚呼諸臣所以纂修昭鑑者豈出於哀痛憤迫之忱也上而不能掄揚三聖之至



闡義昭鑑卷四

四十九



仁盛德則非所以盡臣分也下而不能劈破諸賊之凶心逆節則非所以嚴君綱也義理頭腦寔在於建儲代理而考輝鏡夢尚良為羣逆之魁鍛鍊誣獄而鏡虎陰慘叵測之言前茅於海順賢翼滋蔓於彥蕃嵒縲懷襄於緝潛壽錐滔天凶逆結之於致雲首尾三十餘年之間腸肚互貫脉絡相連變亂層生倫彝斃滅此環東土臣子痛哭而膽裂者也惟我聖上以堯舜孝悌之心勉抑不忍諭之痛而親

降絲綸彰明我 東朝至慈之仁發揮我  
景廟至孝至友之德 辭旨之惻怛感泣鬼  
神事實之光明昭揭日月豈但纂修諸臣  
奉讀血涕而已苟有秉彝之天者孰不崩  
心而痛骨也哉噫諸臣既聽 聖諭之後  
惟知欽頌我 兩聖之至慈至孝至友而  
不思所以為 君父沫血痛辨使我  
聖上通神格天之至行懿德昭垂於天下萬  
世則其敢曰有臣乎此諸臣所以逐段論  
譔闡明義理俾三綱九法不至墮壞於宇  
宙而亂臣賊子有所知懼者也



闡義昭鑑卷四

五十



闡義昭鑑卷之四終

闡義昭鑑跋

是書何為而作也懲亂賊正倫綱而作也  
罪人斯得

天討既行宜若無待乎是書者然此賊通天  
之惡專在於凶言之相譎張也妖孽之相  
糾結也能明其譎張之跡糾結之情從流  
而溯源探微而究顯使天下之人舉知亂  
賊之無所逃倫綱之終不泯則簡編之功  
實與鈇鉞並行信乎書之不可已也書共  
四編起自辛丑迄于乙亥垂四十年而中

闡義昭鑑跋

間亂逆之作凡六七矣梟雥以惡音相應  
而所噓吸者一膈肚也魑魅以陰氣相聚  
而所呼嘯者一窩窟也可畏非天謂可以  
詬之可愛非君謂可以誣之既誣我

聖躬以及我

東朝暨

景廟陰相傳述式至于茲其興訛也轉憮其煽  
亂也愈棘而天經民彝殆乎其墜地矣嗚  
呼我

三聖深仁至德億兆咸戴獨何負於此賊而肆



行誣逼必欲逞其凶圖者豈一朝一夕之  
故哉蓋此一種悖義之徒粵自

先朝失志蓄怨欲一售其禍心者厥有素矣迨  
夫

景廟遵  
遺旨奉

慈教

儲位一定

國勢永固則謀所以危動之者不一其方而  
授受光明無間可投則乃敢捏造至不道之

關義昭鑑跋

二

說誑惑羣不逞之輩自生枝葉階禍至今  
噫嘻痛矣是豈一國臣民之讎哉實萬世  
共討之賊也幸賴我

聖上孝友之德孚格于上

祖宗陟降之靈

鑑臨于下陰謀所萌鬼得以覺之醜類所萃  
天得以蒐之舊逆新凶咸伏典章而今又  
著其刑名刊之編冊使天下後世人得以  
誅之臣綱由是益闡

邦命由是益鞏於乎休哉天道之不可誣也

如是夫書既成以臣曾忝館閣也俾撰跋  
尾之文臣辭不獲

命敢為之說如右若乃纂輯義例悉

稟

聖裁芟煩就約而諸賊斷律者外並勿書云爾  
上之三十一辛乙亥仲冬上澣嘉善大夫行龍

驥衛副司直臣南有容拜手稽首奉

教跋



蘭義昭鑑跋

三



奉

教纂修諸臣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領中樞府事臣金在魯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兼領經筵弘文館藝文館春秋館觀象監筆冢師臣李夫輔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兼領經筵事監春秋館事臣豐憲君趙載浩

輔國崇祿大夫行知中樞府事臣元景夏

輔國崇祿大夫行知中樞府事兼吏曹判書知春秋館事臣申晚

正憲大夫知中樞府事兼世子右賓客臣洪啓禧

正憲大夫兵曹判書兼知經筵事臣洪鳳漢

正憲大夫禮曹判書兼世子左副賓客臣李鼎輔



閻義昭鑑奉教纂修



資憲大夫議政府左參贊兼知經筵事臣徐宗伋

資憲大夫行龍驤衛副司直臣徐命彬

資憲大夫議政府右參贊兼世子右副賓客臣趙榮國

資憲大夫知中樞府事兼知春秋館事同知成均館事臣李成中

資憲大夫刑曹判書兼藝文館提學同知成均館事臣趙明履

資憲大夫工曹判書兼同知經筵春秋館事弘文館提學臣鄭魯良

嘉善大夫行龍驤衛副司直臣南有容

嘉善大夫行忠武衛副司直臣權相一

嘉善大夫行龍驤衛副司直臣吳遂采

嘉善大夫行龍驤衛副司直臣南泰齊

禦侮將軍行龍驤衛副司 果臣李亮天

通訓大夫夫掌樂院 正臣洪名漢

通訓大夫行司憲府執義 臣徐命膺

通訓大夫行世子侍講院弼善兼春秋館編修官 臣黃仁儉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修撰知製教兼 經筵檢討官春秋館記事官 臣李最中

禦侮將軍行龍驤衛副司 果臣宋文載

通訓大夫行司憲府掌令 臣李吉輔

建功將軍行龍驤衛副司 果臣洪麟漢

係功將軍行龍驤衛副司 果臣洪景海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副校理知製教兼 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 臣南泰耆

係功將軍行龍驤衛副司 果臣元仁孫

禦侮將軍行龍驤衛副司 果臣李慶

通訓大夫行兵曹正郎兼漢學教授 臣徐命天

奉列大夫行弘文館副校理知製教兼 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 臣鄭尚淳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副修撰知製教兼 經筵檢討官春秋館記注官 臣洪澤海

通訓大夫行弘文館校理知製教兼 經筵侍讀官春秋館記注官 臣趙曦

昭威將軍行龍驤衛副司 果臣鄭光漢

禦侮將軍行龍驤衛副司 果臣尹得雨

係功將軍行龍驤衛副司 果臣鄭行謙

通訓大夫行司憲府持平兼南學教授 臣李世澤



關義昭鑑奉教纂修

二



禦侮將軍行龍驤衛副司 果臣李尚克



關義昭鑑 奉教纂修

三

